子錄
元

注意
四冊 写本
諸事

禛 決 雖

丙子十二月十四日

上由水溝門馳出至所坡津江氷初合時未開路而不暇下

所坡津ハ松坡鎮ト同ジ

馬至夢村前日已昏黑而炬火不出初更末始達山城百官隨

至者堇數十人百官以下諸侍從二更中始及來藥房政院二

品以上問安答曰知道備局堂上引見 上曰入此城似為得

計也金瑬曰小臣之意此城雖曰險阻勢甚孤危不可仍住自

上趂明日早發取路果川而入于江都使申景禛率軍兵

遮絕沙峴如何 上曰緩不及事今難及圖矣瑬曰此城

亦不可留請速行江都非不好也距此甚遠

[illegible]雖成若自上在此圖之 以動彼虜之心益

城無倚四面擾之則將無可爲之策矣 上頷左

右曰僉意何如瑞鳳曰莫如幸江都也瑬曰賊入都城則其
勢甚難若於雞鳴早發則未明可到果川萬無不及之理
矣 上曰若能得達則誠好矣揆之以勢必不可及達如或猝
遇於中道則其將何以為之耶聖求曰今夜必有的傳視其
前却而可以為之計矣瑞鳳曰若為講和則在此為之如何
上曰人馬已盡力矣卿言是也若或遇之於道則事有固然
此城形勢甚好不如據險不動仍為講和也聖求曰視今日
前却之勢若或稍緩則不如移入江都之為善也 上曰伊賊
潛師疾馳今日午時作㨾已到不過中道而得達江都不亦
甚難乎予意則不如招集軍卒固守此城而為之講和也聖
求曰今若馳進則再明之朝可以得達何患之有 上曰
決不及得達是以難之耳聖求曰幸令軍兵入御營取往候

莫

馳則可以及達矣鎣曰水原軍楊州軍今當一時來集矣聖
兆曰小臣甚以江都爲憂鎣曰江都則無防禦之勞不足
慮也聖兆曰都城閉門想士女皆未得出甚可慮也鎣曰東
二門不閉矣 上曰今日發行甚難矣鎣曰崔鳴吉若還則
可知彼虜形勢矣景曾曰今日事勢決難得達於江都也
植曰江都則決難得達小臣之子自江都纔還言江水半氷
一日行船堇得一廻云臣意仍駐此城若到勢窮則可以轉向
嶺南矣 上曰一日而可達則猶可往矣必二日而可達以此難之
耳若必往江都則由仁川水原有間路可以取此路得達也朕
之以如在此拠險令文武官排堞堅守也鎣曰此城若善守則
必無陷城之理而形勢
眞天下難得之形勢也但彼四面月暈爲久圍之計則

上曰予亦有何意見但以勞悶氣盡不可更動且慮
有中路先作之患耳如可及達則豈偶然哉仍問曰左相意
如何瑞鳳對曰一日可達則甚好而程道差遠胡行甚疾若
値中道邀擊之變則事有因極帝王擧措豈可不爲萬全
之計乎臣之所聞若此也瑬曰賊則當觀今夜而処之曉來更
稟何如植曰臣以爲　殿下之入此城者蓋欲守此城也都監
軍士最爲精銳何患不能守也大凡任事者善謀而不能成
全自點非不謀畫而今日之事至於如此大臣之言亦豈督是
哉自　上亦甚今日入江都則侍從雖見虜　主上則乃以潯
達臣見沈悅則悅之意亦如此彼　本以文才拔身其
料事固未及沈悅矣恭惟　聖上之智勇躬可以禦敵何
必棄此而他往乎若必欲入江都則今日可發而旣不發明日

乃欲送胡兵而作行豈不危哉江都之行在所不已則可由仁川道而作行也 上曰仁川道距此幾里植曰甚近李行健韓善一習於此路招而問之 上曰史官出去招大臣以來 李植追言之前大臣已出故命招 景曾曰臣意此城形勢甚好不須更動其臣僚勠力固守若至於甚難則一日微服以往似好矣植曰仁川距此一日程過涉亦甚便易昔者宋高宗時變亦如此呂浩張浚之外無不被執今日之事比此則不蒼黃也且彼既搆惡於天朝則於我國何事無可忍爲言未畢瑩等入來曰過衿川果川然後即仁川也臣等之所以爲難者此也 上曰無直趍之路乎瑩曰不能知也聖求曰由仁川何以得船耶瑩曰其由仁川亭由金浦也李植書生也何以知之計甚迂闊也 上曰事已急矣僥倖之計亦不得不思耳瑩曰明日午前則大軍

萬無阻路之理矣賊守此城入江都二策之外更無他計 上曰
賊則單騎馳入江都盡命朝臣落後在此合守禦使城頭發
立如人君在此之形可也仍 教曰此事機關甚爲秘密勿爲
傳播只言于大臣等 瑩曰請招李時白 時爲守禦使 而言之 上曰
大臣一人當往彼処誑以在此之形而募恐下人洩之也且大臣一人
留守此城似可矣植曰大臣一人留此策應都城往復之事如
何鄭廣敬進曰伏聞明日欲移駐江都云臣不勝悶迫之
至賊兵已踰沙峴矣明日則定擬京城近道前進若露機關
則事有不忍言者孰爲 殿下畫此計者臣從前覌此城之
險阻眞是天作之地所謂孤危者臣實未曉崔葕李景曾進
曰大臣已定移駐之計臣等不勝罔極之至議論初定遽尒撓
動則滿城人心定不收拾矣 上曰當更思之罷出 傳曰司

僕驛馬等草料不爲進排云事甚駭愕廣州牧使決杖

十二月十三日

大駕移向江都出城一里許 上體不寧還入城 掌令李厚源來 啓曰賊鋒所指無一處防遏犯境未滿五六日即抵京城使 廟社蒙塵 乘輿播越都元帥金自點受 命專閫爲任如何而曾不接一戰馳報亦且斷絶極爲痛惋請依軍律定罪當此車駕駐蹕之日本州守宰爲任極重而牧使許徽年紀衰邁不堪策應請 命遞差 答曰不允許徽此時遞易非便問于大臣処置 以備邊司言 啓曰許徽素有治聲頗得人心今之不能供頓 蓋出於蒼黃搶急之致似難深責而此甸守令時在於 今又代以生手則事必因措勢難改差敎 啓依啓 正言金重 來啓曰命

將出師專爲固邊禦敵而賊兵渡江無一処遮遏縱賊深入
以至 廟社播越車駕蒼黃國家之大憂臣民之至痛爲如
何哉西邊諸將合置軍律副元帥申景瑗兵使柳琳義州府
尹林慶業則已囚憲府 啓辞從當論罪而都元帥金自點
以元戎厥罪甚重不可獨免請 命依軍律処置 答曰不允
鄭廣敬以禮曹言 啓曰 崇恩殿影幀無可奉安処城
中寺刹擇安靜処權安而朔望焚香節日當爲奉行大臣之
意如此敢 啓 傳曰知道 崔葕以戶曹言 啓曰扈從百
官一二品奴子三馬二三四五六品奴二馬一七品以下及禁軍奴
馬各一自今日爲始放料之意敢 啓 傳曰依啓 崔葕以
戶曹言 啓曰百官及禁軍等散料已爲 啓下矣各司下
人等隨來者亦爲題給且前朝官扈從人員丁卯年在江都

時草料上下令亦依此爲之何如且各司下人等如有虛名冒受
作弊之患則切論上司下人棍打之意啓 傳曰依啓 備
邊司 啓曰京所監司徐景雨不知去處凡百策應之事無
處合付擬爲可駭徐景雨罷職其代以扈從人即爲口傳差
出何如 傳曰允 備邊司 啓曰今此入送大臣一行依下卯
年例令各道別定勤幹差員齎去馬廚傳等事十分申
飭以示尊重之意且一行盤纏及贈物亦優給以送宜當
敢 啓 傳曰依啓 大臣及守禦使引見 上曰防禦事何以
爲之金瑬曰軍兵尙未來集不勝悶慮 上曰賊在何處 瑬
曰已入都城云矣賊之多寡留都大將可以某差馳 啓而至
今不知是可悶也長端米二百石已令取來而繼糧擬辦此城
形勢擬得而糧餉不足矣洪瑞鳳曰自古以來誤國者自前

似信故終至於六月瑬曰奴賊元來下營而如是遲留若其
意有在慕不知賊之多寡是可悶矣瑞鳳曰若用重賞
則或可以探知賊情矣李弘胄曰元帥列陣賊過之後雖急
策爲之而一不馳 啓 豈容如是 上曰此城上臺之高幾何李
時白曰上臺則俯見都城中及箭串場矣 上曰軍兵等饋
夕飯否時白曰時未及食矣使之早食夕飯而操練爲計瑬
曰國勢至此寧戰於轂覥以決勝負瑞鳳曰雖閑雜人可
令盡係編伍以守城堞 上曰李時白不能獨當各令其將
領軍可也瑬曰臣聞崔鳴吉之言雖似不信姑出信使以送
何如 東宮在傍 答曰姑爲是虛事送之不妨矣 上曰
雖尺童不以爲信豈有其理瑬曰以韓汝溭迎送胡差処請
令開諭時白曰請並其關閉或限日暮或限初昏立標

門外使避亂入知之 上曰明日知士大夫盡宣諭來京 上曰大將処各領軍兵華連爲言之 大司諫金槃啓曰西道將士入送賊兵使 殿下播越衆等圍乃有餘存而賊鋒已爲深入京城三南漢遠勢難及來遠爲勤王立功自效事平安兵使処下有旨 上曰依爲之 又啓曰元帥処請 命傳檄自上激勵則孰不奮發羣臣且反覆思之今朝之舉不可不爲 上曰賊勢已迫何以爲之槃曰江都則雖未得往下三道則猶可及之執義蔡裕後曰 國家恢復之策專在於兩南 東宮若往其処則可以得士大夫之心又可以抑得精兵矣 上曰欲爲今朝已出可送之人而賊已充斥奈何裕後曰若得今朝而曉諭中外則庶可以有爲也 上曰雖可出去何能爲之守兩司送請 上曰非不欲爲之而賊兵充斥其城豈但止於

彼而已守禦後曰湖南爲上嶺南次之江都爲下 上曰如彼道
湖之言何以爲之崔符曰事已至此惟有擇動之擧方可以爲
之 國事罔極 東宮雖在三年之內請服純黑之色 夜雞初
鳴 上發行 承旨史官在門外而未知 大駕已出良久因內官之 持卜物出來聞 大駕已出蒼黃追及於南門之外 出南門之外
雪雨初收烈風甚緊山路成氷人馬不得著足自 上下馬步行五
里餘日尚未明矣崔鳴吉在賊陣馳 啓見馬胡於弘濟院請
問如昨日定奪之意則渠之所答云云 是夜極寒 玉候不寧
遂還 御山城而 玉趾凍傷不能步以毛方席奉還至南門 轎
子始至 上御漢南山城外大闕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知
道以崔鳴吉狀 啓備局堂上引見金瑬曰觀此狀 啓只其江
華事一樣而已 王子入送事先送人以言之如何且接待兩堂上
如定文官一員稍示以前優異之意宜當後日之患今不可預知

而覘其意則欲止於成誓說矣 上曰令朴蘭英回報亨漢
曰依聖教送蘭英似可臣亦以此意簡通於霍鳴吉矣 上
曰再明王子大臣不可不往見之也沈諿以大臣假御送之何如 聖
求曰前日赴京時詖政結織者何如瑩曰聖意盖指韓汝溭
而其人亦曲折矣 上曰誰其可者瑩曰李德泂可使也 上曰宰
少若似好而德泂甚老送沈諿可也瑩曰 王子擇來 命使
擇定 上曰速為定奪王子則隨後入送可也 蓋國曰京中物貨
必多見失甚可憂也瑩曰京拆軍兵分給留都大於合元會叅
設南漢入京守之何如 上曰依為之聖教曰曾已給別抄百
餘名矣瑩曰加給折軍數百名似可 上曰依為之景曾曰使行
之行姑待差晩轉見事之停當何如 上曰不可緩也 午時自
南門傳言大旗幟前導而奴兵已到麻田浦大臣入對瑩曰許[illegible]

營已出送於賞陣不可停之矣 上曰事機甚急如之何謝恩
若未明入之不可不入之亦不可雖令留於山下渠若不聽而直來
則將若之何若終始不入則必有生梗速禍之端極是狼狽事也
瀅曰若不入之則必爲生怒矣聖祖曰渠若包函許則雖可怒而
不怒矣瑞鳳曰大旗幟上來者似非此賊也 上曰事極難處戶判
之意何如蓋國曰以昨今異辭爲言而却之似好矣瀅曰使之入來
知此賊險阻之不可犯亦似無妨景曾曰所饋之酒無出處極是
難事 上曰禍機甚急將如之何李景禝尚不來亦以此言及於
何瀅曰聞賊方在京營庫索酒食云矣聖祖曰必遇朴蘭英 上曰
而中止收景禝未及來也景曾曰景禝則勢未及入來矣
若有非常之擧則何以爲之景肅曰朴蘭英說 信侍來人分明見
其無濟事氣瀅曰以其誇張見之則似是專主恬執也 上曰意

畢在和則宜無異言乎瑩曰朴蘭英善揣虜情而亦言意在
和事崔鳴吉李景稷亦宜若是其見責者哉　上曰不德非善
待也納之而不得饋酒亦非善待也誠論定時虜已往返則於善
之何弘胄曰其意若主於和則善待不善待固不必論也景曾曰
接待之人速為定奪瑩曰已以尹暉差定矣蓋國曰本官下人
無少尤可問也　上曰景稷是何人耶能善揣彼情不必見賣者
耶瑩曰多有將語而屢度接胡者也但其天性太善輕信人言
耳　上曰虜人情態似是賊我也蓋國曰虜欲復〻試所望如此
是言之耳聞其後軍令無為以此見之則似是專主於和事之
上曰渠到城外來臨城上指見乎城外如何似為荒唐乎瑞鳳
曰事甚未安然則不必指見於城內也　上曰綱與不綱何以言之
之瑩曰請以不綱塞之端鳳曰在我少有自據則指見甚好而

蒼黃草創凡百無形是可問也 聖求曰今若拒見則後日必
率大軍請入耿則漸次見欺豈不痛忿 藎國曰當議之曰
彼欲為和則何以昨今異言耶以此責之似當 瑬曰日晩而不拒
恐或生怨也 上曰自外來旗幟合察候仍曰細之亦甚非便 瑬
曰似有不來之機耳 上曰寧有是理 申景禎請對曰馬胡既
以不細定奪則通于鳴吉以路險為辭而為依幕於山下村家
使之接待如何 上曰何以知之 聖求曰渠若意在西犯而有怯
迫之心則到平壤足矣何必深入至此耶 景禎曰小臣馬兵以喂
馬於雖收留城外而此軍五幟也 景曾曰即刻之事接待為
急乎則可得而酒無出處於何問也 藎國曰廣州器具俱為殘
邑 上曰衛門入可以辨之廣州則決難得矣且曰當使任於
何處乎 景禎曰西不得已而納之則只令從胡若干入來可也 鳴吉

當擇処之矣　上曰嗚呼當日見敗之人不足恃也聖淑曰豈可
爲此危事臣則決知其不可入也　上曰後待一事令都監軍勞
手馬守禦廳下人盡爲回肅之可也聖淑曰至今尚無形影而
日勢已暮必不來也瑬曰以今朝不回報故爲此言待我回報而還
上耶此則未可知也　上曰若秉暮上來則何以爲之瑬曰伊處自
前無生如浮閣端矣聖淑曰　大駕今朝前已粮饋難可動也臣
意則明曉使　世子率輕下騎馳往江都如何此地則粮餉甚
少江都則積年經營処也棄之無謂明曉若先送東宮則弄明
之朝可達江都矣　上曰此言好矣而胡兵臨迫從他路過去乎瑬
淑曰只率十餘騎而騎出則何慮之有瑬曰群情無不如此矣瑞
鳳曰江都已成根本　世子當朝所聞非細聖淑曰自　上雖不入江
都　世子何可不往乎請以明朝發行　上曰依爲之瑬曰然則

明胡定爲舉動乎　上曰恐有狼狽之患也　瑩曰豈有此理
上曰無乎豈可獨往　陪從之人定之可也　瑩曰此賊援待事今日當
有決末矣　上曰朕　瑩曰在我無可恃之勢　政即聞胡差之來人
情騷擾莫定若爲現形則甚可慮也　小臣退出矣　東宮舉
動何以爲之　上曰當爲之　朕似有狼狽之患　出去諸人設之夕胡
差到山下　大臣請對　瑩曰臣等所以請對者事勢漸入危境今
夜達曙前進則可達江都　而今聞胡差已到無可及矣　於若之
何　上曰人君處身何可必是國家雖亡諸卿豈無去處乎　何爲
此見笑之言乎　廬敬曰定爲守此之計可也　何爲更動乎　瑩曰此
處軍餉甚少不可久也　將若之何　上曰軍餉雖少其可盡食乎
人之生死爲重　諸臣之有老親者可以散去也　聖求曰可以擊之　廬
敬曰擊之則難矣　上曰賊若上來則豈可背城一戰乎　聖

龍曰撃却之後速入江都爲計之得矣 上曰若然則之後可遁
不可避而避之徒貽人笑耳 廬敬曰外倉之穀以他門輸入爲
當 聖龍曰由利川峴南下則可也何可坐此孤城乎 上曰覘此形
勢其可及乎 聖龍曰盡除百官脫身獨出由仁川南陽而作
行亦無不可也 上曰今朝予病不至甚重而所以還入者更諦見
辱則尤爲可恥 故還爲回來耳 聖龍曰若於朝日仍行則今日
可達矣 上曰予豈無故而還入耶 廬敬曰賊未圍城之前
請速輸入外倉之穀 上歔欷長歎曰卿等皆賢士大夫而國
事至此良可歎也 瑩曰雖敗豈至於此乎 高麗五百年來嘗在
祖今豈可因此遷之耶 上曰今夜防守事各別着實爲之
廬敬曰事急矣 雖在 聖意之堅定若夫存亡則天也君臣上
下亦當各定其心 上不動撓軍心亦定矣 上曰承旨言甚

善丈夫臨死宜賜人笑乎聖批曰請速擊之廬馥曰不可
輕擊 上曰來此賊後攻之尚患兵力之不足何可往征乎仍
曰今日欲親自巡城轎子備置聖批曰事急矣盡棄諸臣
獨率大將十餘人脫身前進如何 上曰既與士大夫及四外
族屬有約同守設或使予如是而獨生亦何面目聖批曰雖賊
不可坐此孤城到此地頭事已急矣羣臣百姓遑可恤乎獨
不見漢高紀信事耶 上曰漢高之事與今甚異漢高則
善於馬上故能脫去也今也賊兵布滿而予亦不閑馳馬世子全
來跨馬父子同在一處而送致死地豈人之情乎 崔衍請對
曰京圻近邑軍餉斯速收入宜當 上曰言于戶判申景禛
入曰虜兵已渡漢江結陣於奉恩寺前矣 上曰諸卿無福
國運已盡奈如之何人之死生爲重予亦豈不樂生道哉與

貞見辱而生無寧得死而瞑也塈就曰請令百官出城定大計
上曰無益只死身切勿為此言崔鳴吉還自賊陣進曰賊 啓
久無回下城渠等率三分之一前進到此而令臣先入以報渠等則
方留在城外矣臣聽其言語察其辭色三件事定奪之外似
無他心矣 上曰卿見敗矣豈為三件事而到此乎 李道長金
弘郁李之恒等進曰賊迫城下而諭說未定羣情洶洶以為自
上脫身獨出聚待關門未得分謀事機汲汲迫在呼吸之間成
塗等以其家屬之在江都設不量事勢固請 移章脫有同[illegible]
之變何以為之請自 上殿座招體察使以下諸將具甲冑受
条目堅定守城之意以安羣情敢言 移章請以極律罪之
上擊地而起曰其言是也令李景曾招體察使以下諸將具
甲冑伏庭 教曰卿等皆受國厚恩此時不可不盡心國事

不用命若次次用軍律若不能速退此賊則體察亦難免重
律其右十分惕念又於兵判事聖旅伏庭　下教曰卿是主兵之
官凡事惕念善為之如或不耽當有重律　崔鳴吉韓汝溭尹
暉等更往虜陣還對　埈曰彼賊若見王子大臣則雖不即退可
以回軍蓋其意渠若停當則切歸於渠王子停當切歸王子故
脅迫如此矣印文書則不以為宗云耳（先時鳴吉以為渠若得許和文書則當即退兵故送踏印文書及請前言故云云）
上曰何前後之異言耶　埈曰急送王子大臣速為定奪如何汝
溭曰小臣馳往見之則講和之外更無他意矣　上曰不露形迹耶
汝溭曰渠云初約三件事若趂十一月為之則不必出來而終無形
影故初意欲到義州停當而府尹不出見欲見兵使而又不出
見欲見監司而又不出見欲見海伯而又不出見故不得已深入如
此見王子大臣則渠當退師入京裝束即為還歸云矣　上曰其

言似宗耶 汝漫曰以臣所見雖無他賜印文書之事渠曾不言云
林蘭英亦云未聞云矣 且渠言若聞王子大臣之來則許與王子皆
當停止云耳 上曰王子大臣入送之後更無他奉耶 鳴吉曰後日
之事不可預度 而鄙若見王子大臣則似當退去矣 且渠聞臣來
之去深有喜色矣 上曰何人言之乎 曰臣住五里外探其往來之
時伏兵言之矣 瑞鳳曰請急速入送 上曰有一事 馬匹及弓所帶
玉刀環給之 諭以倉卒出來無物表情 脫衆解帶而贈遺 此如何
瑩曰 聖教至當 景曾曰自 上所御之物何可給此賊耶
上曰何閑之有 鳴吉曰渠必一時率去而後有賊賊留待裝束
時之俱去云矣 上曰如是急迫則前當何以先去耶 馬夫大而言於鳴吉曰若
送王子大臣則當先去以待云云 薰國曰以若爲先去則王子大臣當從後入送之意諭
之如何 上曰馬及刀環先爲送之可也 勾管譯人曾已療飢乎

子所騎來馬送之如何 瀅曰 御乘馬何可輕給 若然是則從
亦我幸和之意也 臣意則先送王子 不須此等事何論爲之也
上曰 其言變幻千形万態 何以如此 鄭鳴吉曰 和事罔無不成之
理也 汝瀷曰 以王子則方在喪中 後以王弟入送之意諭之何如 鳴
吉曰 王弟王子豈有間乎 鄭明水亦以是言之矣 景曾曰 後峰
君不得戎服云 以仁與君之衣着送如何 上曰 然 令賫送 從後
措備以價可也 汝瀷曰 渠云前日所送王子亦非親王子 今番則
不可相欺云 特令乘騎而入送 以示尊重之意如何 瀅曰 渠意
不欲講和則已 若欲講和則可無不見王子之理矣 上曰 見一張
空紙而退步之言亦不近似矣 鳴吉曰 渠言作和之人欲敗約
故使之入送矣 此一款則姑設然此番入去見渠而定奪云云 臣言
於鄭明水曰 我國之事汝無不知 況乎大小事必入 啓 回下教自

甫違延云〻則馬胡曰如此時急事何用歇后云〻矣 上謂鳴
吉曰此言乃愚妄哉耶 對曰以臣所見万無此理矣 景曾曰流
彈小無難色而以一路夫馬及胡譯之難得為慮耳 鳴吉曰昨
日令尹暉李時英主勾管之事矣 請急令下送臣則無以見
欺焉 教 發辭誠難朴蘭英善揣賊情矣 許 啓曰京中則
設勾管廳可也 此処則雖可設也 上曰只送尹暉可也 景曾
曰以今狀 啓見之則後軍無現出処殊不可曉也 上曰誠朕
矣 以今見之只以渠所帶軍兵或合或分變幻如此耳 上招諸
將曰城堞無瞭望云何以如此 瑩曰軍未畢集故如此耳 時
白曰西北東三門五六名耳 上曰何以如此 此卿亦不為親守云何
其自便耶 時白曰纔令從事二人鎮門矣 上曰門上不為遞
番 上下食時則盡下不守云 亦不虛疎守 瑩曰寒冱如此軍兵

極難深可問也　上曰賊若潛步上來何以爲之塗曰雖來不
可登城此患則不足慮也　上曰卿何爲如此迂濶之言耶塗
曰賊未圍城之前何可晝夜守城耶　上曰何爲如此無形之言
耶面面分守緊處則多抛緩處則小抛可也開門不閉之守門
將並爲拿問卿等皆有志之士而何以如此耶內官白曰東門則
微兵入來事閉之南門則以體府牌探事開之矣　上曰從輕
重決棍此後則用軍法景曾曰事出不意無以成形極爲寒
心退出　李景奭請對曰事機已迫夜深尤危矣請招體察
使及副察使多定督戰御史與各衛門從事官自　上親臨將
壇爲督戰之舉從事官則自備文武官擇定何如　上曰督戰
御史差出之說甚好依爲之仍命招體察使白某諜則軍士多
立某堞則全不立之如是而可以防守乎又命招李聖求曰李景

爽請定督戰御史其說甚當矣聖批曰臣使北京時見之中原
亦如是爲之矣若不爲守堞浪過時月則有何虛徒之意乎御史
差出吏曹責也請令吏曹舉行　上曰東西南北各定一員聖批
曰今聞自京來者之言大關已爲入去云矣　上曰體探一事不可
不善爲之也聖批曰武臣則已爲排堞以文官之有能者差出何如
上曰蔭官中亦爲擇定聖批曰此賊講和之際諸道勤　王兵
想必來會在我之道惟當出死血戰賊有所憚而先批和則可矣
夕　上親自巡城慰諭士卒自南門至西門而還　上命不持樂
鉄之軍從輕重決棍

十二月十六日

初昏　上幸北城堞巡視勸勵士卒至有感泣者自南門至西門
而還　宮　正言趙壽益來　啓曰昨日自　上肯飭勵諸將之

奉軍情衛軍動士氣自倍矣旋以和事將成多有懈怠之意已
極寒心即聞賊兵大陣今日當到坡州云此去一日之程江氷且合
賊情且秘有不可測在我防備之道不容一刻暫緩斥候設伏瞭
望等凡軍中應行之事請 命另加申飭舉行俾無疎虞之患
答曰依 啓執義蔡裕後 啓曰今則事機大異前日都副元
帥赦其免罷急速進兵立功自效事當刻內处決下諭 奪告
身以下並為蕩滌敍用事 啓下吏兵曹 沈諿持去禮單以継
段為之事 上曰言于大臣而处之可也 上曰上城巡直各營將及
中軍以下戶曹木綿來到後使之來會可也李景曾曰沈諿帶去
醫員軍官寫字官胡譯使之自望帶去何如 上曰依為之
沈諿 啓曰去時所率去馬以在此驛馬定送宜當 上曰依
為之以備邊司 啓曰沈諿 啓辭持去禮單以延段為之事

上曰言于大臣而処之可也事　傳教矣原昌君入往時似無禮单
其時因虜求索贈給木綿二百同此非禮单之比也沈誧誤認
此木爲禮单而有此　啓也至於盤纏所用則令該曹照例給
送宜當敢　啓答曰依　啓　都體察使　啓辞沈誧以年老
之人毛具俎踣渡江後露宿之際決不可堪都元帥平安監司処
凡干毛具備給事　下諭何如　傳曰啓辞甚當依爲之　鄭廬
敬　啓曰連見各処狀　啓非但後軍無之若和事成而今此
有　旨下去則欲免罪畫功之人賊虜回軍若邀擊厮殺必有
後患今此有　旨何以爲之　上曰此言是矣有旨姑爲停寢可
也以備邊司言　啓曰今聞都城之中盜賊竊發尚衣院濟用
等処亦被偸竊云極爲驚駭京中各衙門如戶曹工曹宣恵廳
豐儲倉大同常平廳有所藏各司及廣興倉軍資監別營

別庫等処多定軍士各別守直俾無偷竊之患事留都大將処
下諭何如 依 啓 現捉入即令梟示以懲惡習 以御營廳 啓曰
本廳軍兵雖小既排城堞當此一面事務甚重 前 啓下別將
只以上司分付移屬他任管下只有中軍一員無他同事之人極
爲悶慮因知所措五衛將申啟立羽林衛將李起築柳先春別
將 啓下專責排堞之任文武從事官各二員亦爲自望之意
敢 啓 傳曰依 啓 戶曹 啓曰本城粮餉方今緊急即令見在
之米草萬餘石極爲渴悶圻甸各官所在各樣米太皮穀合本
道別定差使員數日內督令輸入爲當且隣邑雖近不如京倉之
咫尺若多發人夫移運京倉米則事甚便順亦令京圻監司火
速從長処置何如 傳曰允 完豐府院君李曙状以臣十二日
引對時病難察任 御營大將差出之意 榻前陳稟則自 上

以為專責中軍卿但指揮而已臣不敢强陳矣伏見昨日排堞
分軍以臣為一面大將臣所領軍兵則只是一千四百所排堞則
自西門過連珠峰至望月峰其間有兩暗門兩大將城堞連珠峰
循道並數至五百餘堞此則待新兵隨到必添矣兵家守一堞
足當百堞事務極煩決非垂死僵臥聾病人所可獨當伏願
聖明留察此間事勢原平君元斗杓 御營大將速令 啓下
與臣同事千万幸甚 答曰依啓 傳于體察使金瑬曰各官
守令領兵以來者勤慢一一置簿以為後日賞罰之地 傳曰王
子処黑鞾一部驄笠一部沈誼処驄笠一部賜給 傳曰城上延
直將官今時無遺招集 體府啓辭胡差回還時自前有慕華
舘饋餉之事今亦依前為之令勾管所舉行事 傳曰依例饋
餞以送 體府啓曰京中盜賊竊發各衙門財物偷竊甚多

以爲專責中軍卿但指揮而已臣不敢
分軍以臣爲一面大將臣所領軍兵則
自西門過連珠峰至望月峰其間有
備道並我至五百餘堞此則待新兵隨到必添矣兵家守一堞
之當百堞事務極煩决非垂死僵臥聾病人所可獨當伏願
聖明留察此間事勢原平君元斗杓 御營大將速令 啓下
共臣同事千万幸甚 荅曰依啓 傳于體察使金瑬曰右官
守令領兵以來者勤慢一一置簿以爲後日賞罰之地 傳曰王
子處黑鞾一部驄笠一部沈諿處驄笠一部賜給 傳曰城上巡
直將官年時無遺招集 體府啓辭胡差回還時自前有慕華
館饋餉之事今亦依前爲之令勾管所擧行事 傳曰依例饋
餞以送 體府啓曰京中盜賊竊發各衙門財物偸竊甚多

注意
高等法院

並京中潰亂則事無可爲京圻軍士今方連續上來除出三百名
送于留都大將使之守直如何　傳曰啓辭甚當依爲之　都
體察使　啓曰京圻軍士將爲入送京城矣漢城府官員偕往
宜當左尹金大德庶尹尹應之並爲入送之意敢　啓　傳曰依
啓又　啓曰馬夫大退去處供饋軍則已爲傳令于留都大將及
戶曹參議南銑處矣別賜米石于馬夫大處使之自爲放給其所率
軍兵事南銑處傳令何如　傳曰依啓饌物亦爲給之　傳曰司
僕馬太至今不給云本州牧使之事極爲駭愕推考　李景曾
啓曰原平君元斗杓御營大將一路下入來密符出給之意敢　啓
傳曰依　啓　傳于體府曰胡差六七名上來留在城外云軍兵藏
置勿令見之　傳于體府曰聞胡差上來云接待諸具措置
政院朝廷問　安答曰知道　李景稷還自賊陣進曰都城士

女奔波痛哭之狀何可盡達見賊氣色聽賊言語則分明是請和之
事渠言大兵在後云而案無後兵矣景曾曰即見平兵狀 啓後
兵已往宣定矣景稷曰臣昨與鳴吉同宿食後將往見而聞賊兵
已踰嶺臣等馳往見之問何與昨言相異云則答云事甚忙迫
臣以定奪事馳來啓聞 大駕已發江都之行還至露梁更
聞
大駕還入馳至本陣則鳴吉已率來城下始馳至此矣見
沈諿則言不可無信於蠻貊云此言有理小臣當復下往見
王子及沈諿仍往京中相議為之 上曰其言甚當景稷曰小
臣冒忝備局有司之任留都大將等處隨勢策應未為不可昨
日接應莫得為過今番則 傳教廟堂使各司一依李景稷
所言舉行如何 上曰承旨次知為之用下之數一々報之可也景
稷曰都監大將馬兵三十名亦令抄給俾得當今何如 上曰依

為之　遣王昇綾峰君大臣沈譔如虜營　尹暉自虜陣還
引對進曰大臣令小臣往見馬胡請限治裝之間少留　王子待
三四日發行云云臣承　命而往則渠之王子已來伏兵八名引臣
以入立於別処使鄭明水問臣曰何以來耶臣答以願見馬夫大
則馬胡出見問曰　王子大臣何処來乎臣答曰吾來時已為定
奪想已到城下矣馬胡入去率軍八名復出請同往城中臣答
曰此非吾所知也吾所掌者講和一事而已云云則渠率十三名馳去
逢着　王子率去馬夫大則仍為上來其外沿江向漢江去者負粮
如我國都監軍牧矣馬胡曰你國事事遲延今日王子已來吾亦
不欲自擅云云事機又誤矣　上曰率人欲許來耶暉曰並渠八名
矣馬胡謂臣曰王子大臣已來吾當從此去矣俺從前既見　主
上矣願一見　主上而辭退臣答曰　王子已來大軍速為退去馬胡

曰此非吾所知當有王子處分以臣度之竊有可疑者胡性甚貪
而避亂人持貨物者絶不侵奪且其行伍甚爲整齊戰馬遠
來而少不疲困甚可怪也觀其所爲云懸如此恐有別情也
上曰招領相入來　上謂瑬曰此虜事狀何如瑬曰渠自前稱十
王子之継來固知有後言也崔鳴吉所爭者退步之後使之入來
可也若不聽則仍爲防守之備也云矣聞其軍不過都監軍牧
云而不過三千餘騎也伊賊所爲意在要盟我之待之若此而不
聽則當以我不絶和而佯先絶之吾亦自有處置之道言之可也
暉曰渠自初言王子若來則恐有參差之患云矣　上曰其言
何足信也渠逢　王子於何處乎暉曰逢於山下平地矣　上曰賊
則沈譁亦同見之乎渠欲仍留王子乎暉曰渠言王子已來
不可自斷賊當欲周旋云矣瑬曰此賊不足畏但所慮者恐

其必就親王子矣暉曰馬胡言渠以朝鮮之胡而官爵甚高且受賜甚多深欲和事之得成云矣今日初來而明日回程似不可必然終必得成和事矣 上曰此無非怯和之言也瑬曰既承藏兵之 教故已令藏兵矣暉曰有大可寒心處賊兵渡漢江到宋言慎亭下而尚未偵探是可寒心瑬曰由漢江從山下環報恩寺而來故未得瞭望矣暉曰欲賜牛隻以慰其心而無物力可措奈何瑬曰朝者馬匹當給而不給矣暉曰無負粮之人而人馬無飢色是可怪也 上曰真天下強兵也牛隻酒盆速為備給以慰其心可也瑬曰最難者酒也 上曰藥房燒酒五瓶入來云出給待之似聞渠嗜飲燒酒矣瑬曰渠甚嗜燒酒若賜內燒酒諭之曰此我國極品之酒只用於 御供矣今聞王子之來茲為出給云則渠必感之矣 上曰速為出往

覓送大半諭之曰野次無物不如情表之可也　以蔡裕後上疏遞

曰此時都副元帥何可易也少年輩橫撓廟議者甚可悶也　上

曰待鳴吉之上來則尤晩矣急送疾足者探其回奪而來也謂尹

暉曰卿既親見之矣以卿所見何如視不爲操等事則似逕而向

臣叩胥曰壬子巳來緩不及事一至此哉以此見之則意在於和矣

大槩有此天險汗雖出來無如之何矣第恐我國人心不淑恐有

鎖鑰虛踈之患請嚴立門禁深加譏察瑞鳳曰出入之門令

大臣察之何如　上曰大臣知而處之守門將等亦甚虛踈云別

爲申飭　上曰門之關者幾何瑞鳳曰東南二門矣　上曰並爲

堅閉可也且曰虛實間其壬子巳來云遣官問何如瑞鳳曰

無害於義理矣　上曰以義以禮皆無妨而胡人素重文官別

擇年少美容貌者持牛酒往見可也　又謂尹暉曰馬夫大之事

愈以爲尋孟和尊別無他情於衛所見亦如之晉暉以前所
達者更陳且曰似無別情不過止此而退矣 臣氣急汗流緣
以路惡屢次顛倒渠亦不能踏馬牽馬而步來見臣顛仆大
笑曰此路決不可緣也廬毅曰將全不能瞭望無一黑白且大
陣過開城而留守之報尚不來極爲可駭 上招承旨曰言于
大臣馬夫夫所坐處熱酒一瓶盛送饌需亦送之 上親自巡城
慰諭士卒御西將金瑬李曙曰卿築此城也費勞心力瑬曰
見此城險雖數百胡兵不難防禦矣曙曰今朝胡人上來臣
約軍中曰到十步內方可射之不然則勿發盡矢矣到百步之
外顛倒而去矣所憂者夜犯與糧餉也即見安山馳報賊兵
已到楸橋而下三道負糧遠來之卒將遇於中路則恐有潰
散之患極可慮也瑬曰御營砲手五十名自願出戰臣欲許之

而恐誤和事不得決矣 傳曰軍官一人逢箭致死云棺材備
給李景奭請 對曰前則當和而不和今則不當和而請和使
士氣日沮奴情日驕彼若以和事弄我而大兵追來則和終不
可成矣故當初小臣爲都憲時敢爲羈縻之請矣今則事勢
大變請一面夜擊激勸忠義之士使賊有所忌而不敢肆勤
王之兵面面稱聚則渠終無可奈何且此賊睡熟則有同死人
忿憤發請戰之士何可一向沮止耶小臣僭妄之意 大駕出陸
而卒遇胡兵則事勢因循留時引日賊勢日熾則悔莫及焉
伏願急圖之外兵則在野大軍則在山首尾挾擊則千里孤
軍自當殲滅卽今 殿座招文武官使之自募如何羅萬甲
進曰景奭之言徒舉其綱不得其目矣臣竊以爲羈縻之
術在所不已而士氣太激意致自變自古爲和者權在我則

固權不在我則不長豈有如此而能久其和哉聞城中時粮不
過一月之費蒭草則已絶矣賊 上志堅定則無不可爲者方
今 上無失德滿城士大夫莫不懷忠義之心孰不能當一賊哉
景奭曰自 上倘能堅定一心勿爲異議所動則危中可獲安
也以中原之法考之得一馘者予五十兩似聞今來銀子亦且滿
萬云常人斬一賊則予二十兩〻班斬十馘則即拜僉使如何似
聞西路人心已爲潰散徵兵而兵不至以賊遺 君父而不爲出
見忌 君附賊之罪自當有任之者矣古者當搶攘之際有蠟
書相通之路況此賊不爲擄掠避亂之人相繼而來則道路之
不阻可知伏願堅定 聖志不爲浮議所動如何 上曰甚言是
矣前則猶有所望今則堅定之外更無他策矣 朴潢請對曰
臣意則今番出擊不可失也賊數不多只是疑兵御營軍一等

才者無不忿恚願爲踴躍進戰而爲大將所止云縱使後軍追
至豈可以後軍之可畏而不除目前之賊乎萬甲四軍機至密
不須宣布此意白 上親臨命送如何景奭曰臣在張曉幕
中曾見之矣軍情得一戰則輕敵必甚矣皆退出 上謂景曾
曰夜戰應募者幾何景曾曰體府應募者六十餘人御營軍
應募者三十餘人目今所得亦不下百名矣左相已還未知和事
如何若不可成則不可失今夜也 上曰前後罪人圍籬者遠竄
者放送平山定配儒生等並爲放送 綾峰君及沈譂爲虜退
送沈譂至虜營將講和事馬夫大人問曰你國前者亦以假王
子欺我此來王子果是真王子沈譂惶怯失措答曰今亦假王
子云故胡人大怒即爲還送而更加一節以爲 東宮出來然後
可以許和云

十二月十七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答曰知道

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　體察使　啓曰守堞之外更無遊軍

十分可慮宜急招募勇敢以爲協守之地高爵厚賞此時合

無吝惜量爲事目掛榜知委似當敢　啓　傳曰依啓　李

景曾以山城次知堂上意　啓曰即今急務莫如撫軍激勵

城中所儲甘醬幾至二百石鹽亦九十餘石以此爲先給之之意

敢　啓　傳曰依啓　下諭于都元帥金自點副元帥申景禛曰

車駕方在圍城中内無可恃之勢外絶蟻子之援國家存亡迫

在朝夕賊情叵測和事已絶卿其急急親自領兵入援事

兵曹　啓曰本曹驛馬馬夫具三十七匹步從書者並十八名臨亂

顚倒來赴山城竭力奔走而飢餒已至三四日極爲矜憐合戶

曹趂即付料馬草太等物使之題給俾免愁苦之弊何如
傳曰允 傳曰史官四員待命巡城處摘奸 初昏領相金瑬
左相洪瑞鳳備局堂上金藎國張維崔鳴吉李聖求李景
稷洪霶尹暉等請 對入侍都承旨鄭廣敬記事官李晳
上曰何事入來乎金瑬曰今日見沈器遠狀 啓則賊兵又
爲出來其數甚多云彼之多少雖不能的知而一片孤城勢
甚危急臣事 殿下十餘年今忽至於此不知何以爲計到
此地頭雖使古人當之亦無奈何 上曰有何計策乎金瑬
對曰事已至此不知善策而百爾思之不如微服而行也初則
以和爲羈縻所冀其万一矣今則和事已矣君臣上下將
不免一時俱斃臣等之罪万死無惜今若出軍掛擊則雖
似沮蹐若能一面廝殺以開啟路而飛騎跳出則不無万一

之幸臣欲選砲手夜襲而王子營等不成也擊之似或可也
上曰賊入洞中而尚不能發一矢可恥之甚今若擊之則事或合
宜而無乃不能擊而自促禍乎金塗曰無他後禍之跡而事至
十分地頭臣宗不知所以爲詐也鄭廣敬曰賊以些少之軍散
伏諸処今若出兵擊之則其勢必聚於一処然後擊之則庶或
捕獲矣崔鳴吉曰在此圍中号令不通諸処援兵雖到來又
無指揮之人若使沈器遠率領諸道兵指揮赴援則可也
上曰沈器遠状　啓中有何言乎賊方在何処而其數幾何云
耶崔鳴吉曰状　啓中無軍數不知幾何而將方連續出來云
矣金塗曰沈器遠宜速招來也張維曰賊之添兵其數甚多
云今若來到則其勢必盛不知何以爲之也金塗曰賊勢甚盛
而孤城危急雖欲固守芻粮不足奈何、、昔宋高宗一騎跳

出能免於禍今之事勢此外更無善策若發壯士左右夾衛飛騎
馳出則庶免於難矣未知如何 上曰伏兵甚多何能脫出乎
金瑬曰伏兵雖多一洞之伏不至甚多若效宋高宗之事則庶
免於難矣張維曰事勢已急不得已敢達今日形勢百分危
急或有得死士掩擊之說而彼賊用兵甚善一或蹉跌頃刻促
禍城之險絶雖或可恃粮道不敷有同涸魚事至於此悶迫
金瑬曰昨日今日以和字支持矣今則已矣更無所望奈何奈何
張維曰今日之計和外無他策不勝則無一分保全之望君臣上
下同在一城豈可坐而待亡乎金瑬曰自 上不思緩禍之策可
也上有 宗社下有生靈安可不顧乎自古無不亡之國而豈有
如此之時乎難 宮三四日事忽至此如匪螻蟻之命固不足惜
而宗於 宗社何哉金藎國曰計窮力屈不知善策今日注見

馬胡則乃發王子等說話似有欲和之意也張維曰此賊發難從之請而漸加一層其意叵測今日大臣往見時乃發王子以上之言此則似有和意也危亡迫頭國事罔極豈忍坐而待亡乎 上曰上爲 宗社下爲父母百官爭所當爲之事旣已極盡無餘此後事則惟在卿等也金瑬曰臣等計竭更無可爲之事也金藎國曰賊添兵出來云若或圍住曠日持久則城中之食事將不測甚可悶也 上曰賊造雲梯云今夜之事亦甚可慮自古無不亡之國而安有如此可羞者乎金瑬曰有國必已自古皆敗而未有若此者也崔鳴吉曰國家以守義理之故乃至於此似無可羞之事也張維曰若思利害輕重則一和字外更無他策今日料理之事如斯而已 上曰卿等有何料理乎金瑬曰自 上若料理則豈無緩禍之術乎 上曰旣到極盡地頭

當坐而待亡而已張維曰臣等欲有所 啓達而不忍發口只自
悶歎而已一坐仍嗚咽痛泣 上曰欲送世子於虜營之說乎金
瑬曰交質之事自古有之設使 世子往于虜營必不駈迫而入
去瀋陽亦必好還矣 上曰安有是理自古雖有交質之事而
此則非質也張維曰事勢危急故不得已發此言也此実僥倖
於万一豈有万全之理乎 上曰不必多言羣情若此則吾豈惜
世子乎 上曰既送東宮之後彼賊更加一層則將何以為之張維
曰 世子既往之後彼賊意欲無厭若又更加一層則無可奈何
也 上曰羣情若此則三大臣率往可也 上曰國之存亡今夜必
決奚暇及他乎金瑬等僉曰事雖危急豈有如此理乎 上曰
南砲樓甚為虛踈而又不置砲手云國之將亡事〻類如此豈非
天乎鄭廣敬曰將㭗後一処城且卑低亦甚虛踈也 上曰人

才將才之不出何若是太甚乎君上若賢則必有人才而今乃若
是不過君不賢之致也金墍曰南砲樓則具容守之必無虞踈
之患也　上曰存亡當決於今夜不可不夜擊和好之言更勿爲
之也洪瑞鳳曰十王子所住処甚爲虛踈云若揀精壯砲手而擊
之則庶或有利也　上曰存亡今夜必判矣卿等宜善圖之金
墍等告退　上謂崔鳴吉曰吏判進前鳴吉進前　上執手
泣謂曰國事至此奈何奈何此後與卿相見難矣日者之事卿
亦見欺事雖涉於謬誤而卿之忠誠人所罕侶一心奉公終始
不懈若使如卿者多在朝則國事豈至於此也崔鳴吉曰今番
之事臣實見欺肰彼豈敢欺欺人乎　上曰伊賊甚凶頑若
大臣之去也馳騎而出使不得見其營壘可凶也李貴在坐
時常憂此賊欲使羈縻矣今乃至於此李貴若在必不使予

至於此也羅出　戊時玉堂李時楷金益熙侍講院林㙆徐
祥履俞檗等請對入侍承旨崔葕假注書李楷記事官
金弘郁俞　李時楷曰彼賊有持久之勢非為和事也漸出
加一層之說豈不痛哉和之一字勿信可也　上曰予固不信矣
上謂承旨曰自募軍今夜出送可乎崔葕對曰若不出送則
士氣摧沮矣俞　曰國事至此罔措〻〻今日臣僚豈為　無子
出送之說乎臣之此言雖或越戰不勝痛惋乃敢陳達李時
楷曰自　上勿復他念也即墨孤城尚且恢復若能堅定
聖志專意攻戰則豈難却賊乎崔葕曰日氣甚可幸也
自　上巡城之日軍卒頗有激勵之氣今若出戰則可以得勝
此時豈出他議乎金益熙曰今則別無講定之事以和字上
達者非罪之服後可以擊賊也林㙆等僉曰吾君元良必欲

送之虜營誰發此言是何詐策不勝痛駭爲遂出辭痛泣
林塽曰今日之事甚爲煩悶自古奸臣誤國必由和議而未有
如今日者今之主和者如不定律則國家之事更無可爲者矣
欲以吾君之子乃爲奇貨寧不痛心哉 上曰此豈有自身詐
乎宗爲 宗社生灵而發也朕此事予亦知其必不成也林塽
曰臣之愚意以爲重賞之下必有死士若以厚賞激勸則尙
亦有利矣 上曰重給爵賞予意亦已有定矣崔莳曰此賊
心夜擊可得勦滅之功矣徐祥履曰當此危急之時賞爵豈
宜占吝乎俞棨曰有賞必有罰今日奸臣必先定律然後可
成大事矣 上招大臣備局堂上泣曰國事至此何以爲之乎
雖才德薄劣本意則不欲爲不善而今日之事竟至於此一身
之死不足惜也父兄百官滿城軍民緣予之故而得盡淪陷古

今天下安有如此罔極之事乎鎣聖訛等泣曰 殿下臨御十
四年曾無失德決非亡國之主昨日若向江都則可以得達而
玉體不寧出門還入安有如此悶迫之事乎 上曰予病不至
大段豈以病而還入乎中路思之賊兵已逼矣若逢要擊則
必未免罔極之辱故還來矣鎣等曰事已急矣 殿下脫身
只率勳舊十餘人微服而出東門直向忠原或踰嶺南或駐湖
南則 聖訛當留此以死守之 上泣曰是何言耶從予入城者是
內外族屬其父兄百官也置之死地而脫身獨走將焉往哉設使
幸而得生何以舉顏於天地耶鎣瑞鳳曰事已急矣不可不請和
伊賊若得勝勢而援兵之來亦未可必在我之勢必比丁卯加難
屈膝後可以見汗未知許將安出 上出拜嗚咽掩抑良久曰
事已至此寧許他事此非人臣當發之言也事勢已急矣當更

無餘地極其尊敬惟命是從爲辭如何僉曰　上教至當到
此地頭何暇爭名分當極其尊事之禮臣往見時亦叩頭毋
拜無間於事中國之禮爲當　上泣曰勢當如此三百年血誠
事大受恩深重而一時逢廢朝時所未有之事諸卿〻〻此何
爲哉當倫紀斁滅之時幸些當時立節之諸賢爲此撥亂之
事業居人君之位行人君之事者今十四年矣豈料終被犬羊
翁戟也哉朕諸卿有何所失緣予薄劣無狀致有此罔極之
變也諸卿〻〻奈何〻〻諸臣皆泣曰緣臣等無狀而致此也
殿下有何得[illegible]於天乎　上泣曰春間年少之人思慮淺短論
說太激當致此禍當時若不許絶彼使則彼使有禍其勢必
護矣僉曰年少短慮之人誤事至此矣　上曰何獨其人之過
哉此論寔是正論設予亦不能拒絶以至於此寔關時運何獨

故啓於其人耶 因謂瑞鳳曰領相則主兵矣卿可與李景稷
偕出見之耶 對曰臣何敢辭 但伊賊必欲見親王子則何以
答之 上曰當深講前日之羅諭之曰天君往在江都大人若回
兵小却則當自江華退及於諸處云可也 事已至此雖請東宮
亦何敢辭 但吾意則和事必難成矣 瑬曰渠身孤軍深入
所欲只在於此 豈有不許之理 上曰予意則不可若也 因出辭
鳴咽曰古今天下豈有如此事耶 他日設或得生將何面目以見
中朝之人將何顏面以拜先王之廟耶 古今天下有如此事耶 諸
卿卿何以爲之 諸臣皆泣曰和事萬無不成之理 瑬曰崔鳴吉
須可送之也 鳴吉曰臣出去而苟有利於 國家第萬死不憚
第到此地頭術數亦不可不念 臣之今年之數甚不吉 術士輩
皆以爲謀國謀家無事無成區區之意亦不能無憂也 上

曰吏判見欺已多不可使也瑞鳳曰然則臣等往見時當以
極尊禮待之乎 上曰當如是也瑬曰非但以極禮待之言
辭之間亦無置餘地可也乎時 世子在側不勝嗚咽出門外莅
於史官之房矣遂送洪瑞鳳金藎國如虜營 招大臣命之曰
急送伶俐人言于彼曰朝着絶送人使都副元帥入衛矣今則
和已定自我已送人還定矣汝輩若或見之亦可催還也預爲
直言之可也瑬曰幸若無事得達則何必先言於彼乎 上曰
若或見捉有問與定和皆是今日事將何以爲辭耶謂申翊聖
聖求曰此事甚爲關重自我先發則當有發明之辭爲彼所
獲則是我未免欺彼之跡也予意則使去人佯爲彼所獲言
和事未定前曾令八道及都副元帥入衛矣今則和事已定故
七道有旨則盡爲收入而黃海道有旨已爲發送故爲其催还

而去云云則甚爲明快若無端見捉於彼則將何以爲辭耶塗
曰有旨賚去人亦或未發矣　上曰雖不爲殺所獲佯爲見捉
以寃告之則可以止彼之怒而明我之跡矣已而海西有旨持去
者還入来翊聖曰暮入送西路知賊兵継来其將何如塗曰
平安道則道路大通云決無後兵矣仍進曰深恐　玉體之
有傷也　上曰旣不能自決寧有飮食求生之道乎得賢士
大夫爲人君事業十四年不忠不孝一朝淪於禽獸古之君有
不能自決令其臣自殺者蓋如予意而然也不能早死見如
此事臣僚固不足言對予亦污顔卿等亦何顔面立於世乎
當廢朝倫紀斁滅之時其一時立節之人倡爲義擧予雖才
德薄劣別無無狀之事而稱逢廢朝時所無之事君臣上
下更擧何顔立於世乎予之生死固不足恤二百年　宗社至

孚身而將滅 使萬一首諸如見中朝人將何以爲辭耶 且彼向
板橋若何意耶 瑩曰必欲絶三南之路也 謂申瑚聖曰天
下安有如此事耶 卿亦危重他駙皆不來而獨來辛苦耶 聖
兆請對曰今曉和議已定竊恐 上心太惑也 自古誤國無由
和字 臣意招集四方勤 王兵使賊有所畏而請和則和事可
圖矣 不爾則是宋朝之事身和事若終未成則君臣上下無
寧背城一戰 若一向和議賊來不討竟有青衣之辱則其將
若之何哉 上曰卿備將何戰具耶 賊若犯城則必無不戰之
理 卿何有此言耶 廬敬曰聖兆之言緣何以若是 聖兆曰沮四
方勤 王之兵是用爲悶耳 瑚聖曰聖兆之言善則善矣 勢已
至此其將奈何 賊若登城則可以一戰 而圍而不攻者蓋欲坐
困也 上曰以今觀之前日胡譯之言彼見破於 天朝者亦

瞞我而出不備也又謂翊聖曰今番之事成乎不成乎對曰以其
所爲與所行見之雖不其聽從也大堅渠初無深入之意而
緣西路無一人防禦以致其如入無人之地今若如是而不聽則
成敗之間只有一戰也盧敬曰軍情初欲捕零賊可以許之也
大堅存亡之勢決於今日也翊聖曰國家存亡是何等事可
容人爲於其間哉只當聽天而已李曙請對　上曰欲言何
事耶曙曰緣臣等無狀致有今日之變臣請伏誅戮以謝國
人翊聖曰曙言誤矣當其平日受　國厚恩領兵爲將終
以賊遺君父而身爲大將無所營爲徒然垂涕作楚囚悲是
豈將臣之事也曙曰賊兵則似不多而城中之粮既不足外倉之
穀未及入是可悶也翊聖曰交戰決不可爲也昨聞絶和武將
無不股慄以若是之輩其可望摧鋒陷陣乎自古將帥例

出於草莽貴將則決不可使也廬敬曰此言誠是富貴已極所
患在失決雖住之翊聖曰自古敗亡之國皆由於事勢不幸自
後視今何以異哉視今日和事之成否募將不拘地望使之擊
賊可也暘曰我國至誠事大大小之事無間於閫內屏翰今者
代受其兵若此之酷縱或少屈有何可愧軍兵達夜堞上飢寒
已極請令姑下炊食還上如何　上曰雖然不可空城也廬敬曰
所達之事皆不緊請使退去李之恒金弘郁進曰臣等以摘
奸事往城上軍情則無不激動若令縱戰事可為也廬敬曰
所患者將帥怯懦軍兵則無怯矣暘曰軍則無怯也弘郁謂
暘曰怯者為誰不答而退出　李時稷請對曰聞和議已定云
復登欲雖壞何以為之　上曰予亦知之出於不得已也時稷曰
都副元帥及氣安兵使之罷尚忍言哉願出奇兵擊賊卻之

上曰出於不得已則當有此舉矣景曾曰李景鳳之奴入來逢着賊人則只奪人衣服與馬而不爲殺害云　上曰逢着何陣兵云耶曰似是王子兵耳李景輿進曰不幸而遇如此之變者何可枚耶在臣外不得陪奉外廷末議而以臣所見和與戰皆失策也大槩自古有如此變則必爲合朝而今已無及矣朕八路無事号令可通羽檄徵兵鼓動忠義之臣以和事若成則不必入衛不成則速爲勤　王之意下諭可也不成而後方始　下諭則深恐緩不及事也且寂悶者排堞軍卒立於雪中飢寒甚急決不可堪請　下教諸將晝則分番休息然後可以持久矣倉卒孤城無他賞格之物請頻遣近侍別加存問以示慰撫之意　上曰其言是矣兵房承旨外二員分去慰諭可也景輿曰大臣既已出去已無及矣似聞和事不遺餘

地云此可慮也　上曰勝勢在我則可以遺餘地爭奪在彼豈
容我操縱如是不成唯有背城一戰而已羅萬甲進曰景與所
達下諭之事無發落臣竊悶焉持去之人設或爲渠所獲
以和事雖特以預爲知會答之則渠亦何怒之有　上曰如此
則不成說話矣教書既下和字則何以感動士氣乎萬甲曰請
令李植略改措語速爲發送　上曰張宗在朝前視勢爲之可
也萬甲曰請令自募或二十爲羣或三十爲羣出没要擊則彼
必有所憚也　上曰其使砲手下戰引賊上來而擊之可也不
然則彼不上來矣萬甲曰雖堞分軍野戰之謂也此城天險既
固而天又氷凍渠雖點入絶險之處則不須分排盡則令軍兵
休息然後可爲長久之計也臣見李曙所率頗精銳自募者
亦多請令自募誘以重賞如何體府軍兵亦可用也人情望

見　天顏則無不動自　上若殿座招將士親諭激勸則雖殞
迷如小臣者亦且有死之心矣因泣下沾襟金槃進曰伏兵作
堆尚不出送時未知賊衆多寡豈有如此而保存之理乎景
輿曰設和稍緩之際渠若添兵出來則事無可爲者請及其
淺軍未至而擊之　上曰緣我無狀諸文士從而露宿凍餒
安有如此事乎萬甲曰若從知匹夫之諒只曰無如之何則終
亦無如之何伏願堅定　聖心勿以無如之何而沮士衆奮發
之氣　上曰午前當有決末豈可聚會軍兵空使凍死而已
哉與其等死無寧一戰安知如此而却賊還都乎崔葕曰有一
事急急可爲者也許多自暴者盡爲賞銀則平時財力尙患
匱乏坐此孤城何以繼支小臣之意多成賤帖給御營軍等
告之曰若得立功則仍以此帖許以爲宗朝官則渠必激勵百

倍且三南軍兵不日當到亦以此諭之 上曰此言不可高聲
大唱以播於衆也（指何以揺之語也）戰隊之事 中朝亦行之當預爲戰
隊及事目先爲曉諭隨功多少即爲出給可也 李之恒曰雖府
院君亦不惜之如何 景輿曰各衛門軍官皆爲衛之兵而壯
健者皆屬 請專屬體府以爲備敵之用 萬甲曰頃者西賊
募兵之日各衛門軍官或自募則其將帥必盛怒重治此
宣理守景曾曰臣忝在該房伏見主事之人皆以年老意氣
消刻夜則敢寓晝則坐睡以此屬決雖有爲也 伏願特命如
此年少之人根行其事且無軍職者不得與於備局之設 此亦
欠事也 景輿曰年少人有何謀策（此隋）何可爲將 上曰姑待之
渠若要我出見則其意之不在於和可知然後則當有一戰而
已 金尚憲崔來吉請對 上曰國事至此尚復何言來吉曰

無復可達金尚憲曰到此地頭万事不須言第未知目前之事何以処之耶今日之勢惟當以和却賊也然自古無不戰定和之理而賊心又無厭何用不備戰具而只恃和事耶守城分排及諸道勤兵聚會間姑爲羈縻則可也賊之多寡審不諦知一向請和不爲備防則賊見我國奔沒失措乘勝爭驅不日而大兵至矣宋理宗時吳潛之言亦可監也爲今日之計必自我示必戰之形然後賊有所憚未知 聖心何以定之耶 上曰古人之言宲非偶然而我國事勢無一可恃將若之何尚憲曰使國事至此群臣之罪尚復言哉請自今改圖如何若欲毋逆其言則狼狽無窮雖遣親王子必更加一層請責勵諸臣無終爲和字所誤昨日城中聞 上責勵諸將無不激勸常日而聞 上更諉和事無不解體矣且聞賊到城下而恐

誤和事不敢報把截云如此而可以守城乎來啓曰臣於六
駕巡城時隨 駕往見軍士寒凍不能措手足以此見之決
難守禦甚可悶也自前無難妨於和事不爲戰守之備目今
戰馬飢立已過十日決無復用聞 中朝亦有賞激勸士
之規若用此法以却此賊則幸甚尙憲曰 殿下使臣之日久
矣臣本迂儒素無謀策所謂忍於戰形而後和事可圖者
其於如何 上曰是則是矣將士無可堪之人奈何尙憲曰勿
謂無人今人即古人豈無可用之人卒徒之中亦豈無可合中
軍之人乎必自我示戰形然後敵可戰一邊招諸路勤 王
兵使之入衛如何 上曰其意甚當矣尙憲曰守城之卒亦
各有忠義之心別加慰撫因以徒言内施賞典鼓其氣 上
曰予亦非不知也當此板蕩無物可給奈何尙憲曰聞不償

銀子五千餘兩昨日入來云亦可分給也　上曰肰矣來吉曰兩元
帥所率軍兵速令入衛如何以賊遺君果人臣道理乎尚憲曰
若　上意堅定則君臣上下皆當一心朝廷則一邊議和而將帥
則專爲治軍乃其職也國事至此深恐自　上終誤於和守也
洪瑞鳳等往見胡差云未知定奪如何而第念自我加一層則
彼亦加一層固知其終不減也急令備戰具　上曰緣我無狀使
卿見此事柰何尚憲曰羣下之罪也前日之事言之無及請自
今急備戰具使賊有所畏而先乞和來吉曰如臣屢爲亦是
以當一堞諸道勤兵雖至無粮可守若或一敗則更無以爲形
請分兵利峴等處爲防禦之計退出　上招金瑬曰聞自司
僕訓局銀子入來云分給軍士如何對曰甚好但未知銀子多
少以犒戎使狀　啓　上問瑬曰此事可施否又曰銀子斯速分

給大君家器皿內官等賷來云並此均給可也瑬曰軍數九千
餘名似難盡給矣 上曰賊來而不放砲報變何耶瑬曰恐誤
和事姑爲藏兵故不放矣 上曰以予見之和事似不成募得敢
死士爲守禦之備可也瑬曰覌此賊每加一層恐不可成也 上曰
卿等年老如此大事不可以常規處之擇伶俐軍官頻頻往見可
也瑬曰小臣近來多病足躁坼裂行步輒蹇未知死生如何也
今日賊來城底而問射與不射若賊來之後必問臣而射之則
必失事機縱使爲和到城底則射之乎 上曰豈可不射且賊
來而不爲放砲何也瑬曰由於和事也覌軍兵分堞不均或有壯
健處或有疲殘處至於水原軍兵國之所恃而無一人可以倚
仗者矣 上曰何以如是乎曰比之他邑則似優而大槩鄕兵無
足可用精抄軍則頗精矣呂州軍士器械甚不整韓必遠

年則不少而迂儒不知兵事如此矣因曰今日之事何以停當耶未得知之深加商量 上曰聞敬武士輩在何處耶塋曰雖處閭閻不能詳知今知武士無不有屬處矣 上曰自募事書榜令軍士持往各牒使之募得耶塋曰已爲掛榜矣諸色軍兵雖守城堞賊勢時未甚急豈無自來應募之暇乎 上曰我國之人甚無宗不足可用者亦盡抄以應募空堞而來則亦不可矣塋曰貪賞之徒果不無此弊李時白獨專重任其爲國之誠雖重而才有所不逮沈器遠加定以送崔鳴吉請 對曰徵兵有旨並爲收入深用悶當仍袖出小帖以進 上點和字曰此事不足以激士氣姑待今番處決後送昨日所書有旨可也鳴吉曰今日之事不成則彼賊或十餘爲隊或二十爲隊分屯各處云急縱兵擊其一處如何塋曰彼賊分力處多而其兵數少故如是分

屯請募壯士趁今夜擊之 上曰然則速抄壯士也鳴吉曰有金淵者最是壯士墜曰南門軍中一當百者十餘人皆小臣軍官此事可以任此事也 上曰使渠爲將各率砲手或五六或七八往擊可也鳴吉曰自 上親自招見別給銀兩以示嘉奬之意則應募者甚多矣如是賊亦疲困請和矣墜曰我國之人不習戰事軍人及避亂之人無不引頸就死故使賊心日驕不可不一擊也鳴吉曰古廣州及利峴路屯聚云先擊此陣如何但未知南陽之路亦爲屯聚否也大槩無偵探之故不知賊兵往來多寡請別遣人偵探其要害處 上曰要害處則必爲伏兵何以偵探乎鳴吉曰雖不得身親往見亦可探問而來也 上曰速爲招募將士 洪瑞鳳金藎國自虜營還先啓伊賊更加一層必要世子和事決難得成云 上謂瑞鳳曰緣我無狀爲此不忍爲之

請而亦不得遂其將奈何設使城陷何必人人皆死乎但以予之故貽累父兄百官是可恥也瑞鳳曰從前論議之誤人國家者何限廷臣以輕慮淺見釀成大禍至於此極可勝痛哉 上曰豈獨是廷臣之過緣予不明不能折衷莫非闇昧奈何奈何朕之謀不臧之過則有之瑞鳳曰真所謂排惡速禍也金瑬請閉關門 上曰何必閉之瑞鳳曰有報變而後閉之矣仍曰臣以朝者定奪之意言之於彼賊則更加一層要出 世子臣謂前後文書未嘗稱 世子而今更為此言何耶云云言未畢 上搖手止之曰勿復說不欲聞也蓋國則曰名分上則渠不許之矣其言曰以國王之子見皇帝之弟有何不可乎瑞鳳曰渠頗知高麗時事而問答之臣言曰世子者國之儲君國王有故則世子為王故雖以中朝之法無世子入朝之禮大國新政之初

當以古法徵動而責以前古所無之事何足以服他國之人心
子王與諸將騈首相語良久曰南國前古曾有世子入朝不得
好還者乎　上曰漢人與我國皆知之豈無所聞而云南乎瑞
鳳曰以其處所見兵力不壯而以分排見之則似不小矣蓋國曰
渠言皇帝當大舉而進到昌城北路亦已分路出來云矣　上
曰勿說也此地甚寒非老病人所堪者出蓋國曰郎官李滈
入去之後賊兵把守東大門水口門云恐未得達也此時銀子持
來者並勾管所銀子三千餘兩矣景稷曰小臣之意明日亦
欲往見如何　上曰只是虛事勿復爲之謂蓋國曰終除以
何事畢耶對曰臣謂前日之事萬萬有罪悔之無及此後毋
有不誠之理答曰吾等不爲出來時雖送其王子可也今既大
舉出來不送世子則不可解出世子雖來豈能久留乎云云矣

臣意一端苗脉不可绝也𡊮今日偕往大臣更爲往見如何
上曰豈有是理景曾曰城堞摘奸事督戰御史出往似當申
飭更送宣傳官分更巡城如何　上曰一更之間以四人雖可
盡巡分定一人以送

十二月十八日

上在南漢山城○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安答曰知道○
世子宮問　安答曰知道○備邊司　啓曰行上護軍金尚憲
新豐府院君張維本司堂上差下行護軍尹暉有司堂上差
下使之察任宜當敢　啓　傳曰依啓○傳于韓亨吉曰圍籬
以下遠竄罪人並放送平山定配儒生並爲放送　傳于崔葕
曰内用米三石令該曹入之　右議政李弘胄劄子伏以臣於老
病垂死之中遭此蒼黄罔極之變顛倒到此而再昨巡城

舉動時徒步隨行中途氣盡伏蒙老病臣退在之 敎扶
曳而還足掌繭痛寸步難運不得隨參於入侍之列惶恐
罔措伏地待罪請 命丞正臣罪以爲人臣之戒不勝幸甚
答曰安心勿待罪 傳曰宣傳官閔震益六品實職除授被
褰宣傳官李纘祖贈職子息除授 都摠府 啓曰副摠
管申景禋體府中軍李時英馬隊別將皆有所掌不得
宿衛請並改差急〻口傳差出何如 傳曰依啓 司僕寺
以提調意 啓曰本寺所儲銀子七千六百餘兩十四日蒼黃之
際色吏秦應琳等六人能爲收拾載一車子與牽馬御營軍
二十名同護出城十五日向城之時賊始散掠幾不保矣主簿
金壽昌適到分作二十囊御營軍二十名各授一囊發至城
外賊追甚急十七人所持六千三百餘兩壽昌董以護入三人所

持則被急棄選收拾出城之吏中踏後來官負金壽昌可
賞肷非御營軍則何能得守若以此激 天朝例賊一級定
給銀兩以爲激勸之地似爲宜當伏惟 上裁 傳曰依 啓蔡
應琳及御營軍等並以此銀施賞 李景曾以協守使俞
伯曾言 啓曰俾臣領率 扈從士大夫登城備禦事 命下
矣典籤俞是曾前正郎李碩基前典籤任賚之前都事俞善
曾監察尹益元都事李忠淹臣從事官自望司果李重匡
別將自望掌軍務及旨明老病人外堂上以下並爲領率之
意敢 啓 傳曰依 啓 傳于李景曾曰楊州哨軍藥金以哨
軍衝冒賊陣挺身獨來忠誠可尚令後書論賞 兵曹
啓曰本曹郎廳各有所掌正郎宋錫胤病重改差以無故人
依例 口傳差出何如 傳曰依啓 傳曰守堞將士當此嚴

賽讓餞守堞晝夜不懈忠誠可尚雖無斬獲之功亦甚嘉
悅克賊之後當論功行賞今姑中軍以下未出六品者陞授
六品宗戚五品以上次次各授宗戚堂上嘉善則宗戚除授
軍卒則限十年田稅並一結復戶　義禁府　啓曰圍籬以
下遠竄竄以下放送事　傳教矣圍籬罪人則令年四月大
霈鴻恩出日勿論逆賊緣坐關係國家盡撤圍籬降爲遠
竄矣今承遠竄以下放送之　命令各道監司盡爲放送
後一一開錄　啓聞事行移何如　傳曰依啓　督戰御史
李時楷趙壽益金慶餘宋克賢朴守文等　啓曰御營軍
接戰事已爲馳　啓詳問之則我軍西山居朴男被殺賊兵
則五人中砲見其尸身處則已爲載去云朴男屍身似有斂葬
之舉敢　啓　傳曰事極惻愫該營斂葬其妻子恤典除職

等事令軆府舉行　傳于李景曾曰部將邊以澤親
臨宣諭時自願出戰忠誠可嘉六品遷轉　御營廳　啓
曰出戰別砲一隊出門東西値賊於望月臺東峯距城二
馬場許進退力戰中丸致斃者六騎而戰死之尸冒死
去收不得斫取只得胡矢十二介來納一時上送且出戰中一人
逢箭殞命一人中矢暫傷不至大段矣砲殺六賊之說只憑
渠輩之口則似難憑信而督戰巡城兩御史巡到相望之地
親自目見云云以此推之則似非虛語故敢　啓　傳曰知道
一人殞命極爲矜惻恤即顧葬妻子恤典錄用等事各別
舉行出戰人賞格依前　下教參酌施行　御營廳　啓曰出
戰別砲因宣傳官來宣　下諭之意即令沒数徵還則無一
人致傷者而砲手等爭言中丸致斃者五人被傷者二人馬

匹亦爲中丸云而皆是渠等誇詡之說雖不可取信戰所之得
胡箭二十四介綠藍兩色旗二面則進退力戰之狀推此可想矣
我兵二人追入賊兵屯聚之處掠取銅兕茵席等物又爲來納故
各樣等物輸送于體府之意敢 啓 傳曰知道雖未斬級忠勇
極爲可嘉令體府參酌施賞可也 教城內大小軍民衆士 王
若曰予以寡德遭此否運智不能明察仁不能博愛非不欲利
民而民未蒙惠非不欲強兵而兵不用命以致奴虜侵凌變生
丁卯予念宗社生靈之重權宜許和甘受恥辱誠非得已心亦
慽矣今者虜僭稱大號卑侮我國予爲天下大義斥絶其使此
今茲禍亂之所由生也目今君臣上下同守一城和議已絶惟有戰
耳戰勝則上下俱全不勝則上下俱亡惟當死中求生危處求安
協心齊力奮身當敵則彼虜孤軍深入其強易弱四方援兵

相維而全天若助順可以全勝惟同在此城之人上而保下如父救
子下而衛上如子救父則兵雖小可以敵衆況今我兵尚多於彼
守嗚呼同患相救同病相恤在陳且然況君臣之於父子乎況
其守一城死生與同者乎予念爾等當此苦寒相從險難薄
衣糲食暴露守堞觸目傷心有同刺痛在身而無以覆育
此如父母無資財以育其子也惟望爾等益盡忠義共爲約
誓期於攘却此虜共爲大福則他日相保相愛亦當如父子切
爵之賞豈足道哉故茲教示想宜知悉　守時　上御闕門
外階上曉諭百官軍民前參奉沈光洙伏地請斬崔鳴吉以絕
和議以謝軍民　朝前參奉沈光洙請　對曰臣有扼腕慷慨
之懷欲爲陳達不避僭越而來也今者孤城在圍國事危急而
廟堂之臣拱手而坐旣無畫一策退賊寇之意而乃以　王世

乎欲送於虜中安有此此痛駭者乎不知此言之必發於誰人
而聞此言者莫不欲食其肉不罪此人將無以鎮軍心而保
宗社有此相亦將焉用哉聞金尚憲入來城中云若相此人庶
能擊賊必加重律於首發之人而　命相金尚憲庶幾鎮
服軍情也　上不答沈光洙曰臣願聞發落而退去也　上
曰旣知爾之所懷出去可也義昌君請　對曰臣処於外廷
不知廟堂之事今聞　王世子出送虜營之言國家之利
害得失臣不敢知之而存亡禍福宜共同之豈可更及於他
哉臣聞此言不勝驚痛寧欲自決於　殿下之前不聞如許
等事況也未知此言是耶否耶　上曰此不過禦賊無策而發
豈有他意於其間哉對曰國之元良亦人君也豈有人臣而
以吾君與賊者乎誰爲　殿下畫此計者臣願與其人同死

于殿下之前而不欲更聞此言也因歔欷涕泣 上曰因予不
辟以致如此復誰咎哉亦泣下 爲政韓興一爲左副承旨
韓亨吉爲右副承旨閔震益爲引漢兼參軍李明傳爲
兵曹正郎朴得春爲宣傳官李德洙爲副護軍宋錫胤
爲副司直崔耒吉爲副摠管李馨爲副摠管許靖爲宣
傳官 巳時東陽尉申翊聖請 對 是曉大臣備局入對事已急矣請 世子以緩禍蓋 世子令
願爲出去以紓具目前之急故大臣諸宰有是請 翊聖曰 王世子入送之說誰爲 殿下畫此
計者其無理甚矣獨不見宋之事乎欽宗先被執而徽宗繼
見虜 殿下亦讀古人書矣豈不知此當此之時乃共執君父遺
賊虜之大臣共畫國事則不亡而何待乎臣自十二歲爲 先王
駙馬受恩深重忍見万兵周立城堞而執 世子遺賊耶臣
當以此釼斬首事者之頭手執 世子之馬唐共之同辭矣幸

自爲惟高 上曰廟堂之言不至如此而卿亦誤聞矣雖欲有
爲廟堂皆辭奈何 翊聖曰何不黜去辭廟堂而擇用不辭者
乎古今天下豈有忘含義之廟堂耶景曾曰臣目見方外人
心皆忿於和議此城振作之機也城中受困而人無畏色蓋見
賊狀之甚小也南擊始越邊作陣者亦半是蒭人云矣 世子
曰何不偵探耶 上曰事已至此和亦已矣君臣上下惟當分死
一戰城中士民處通諭此設如何 李植曰城中士民之心無不願戰
軍士及大小人員處並作 教書諭之如何 上曰不爲浮辭漫語製
文略而盡以一教書同諭大小人可也 金弘郁曰 教文中當及言
和者無赦之意如何 上以承旨望教曰羅萬甲已定將任堂下
中可合人並擬 李聖求請 對臣聞南擊始冣危親往看審則
城下果平而有大塹在下賊若過此敗後可以容戰而其塹甚深

千兵不能齊上矣具宏在其處亦言千万無慮云矣但日寒如
此凍傷而不得飲食屢日持久則恐有瘃墮之患此外無可
畏事而只以合出多門夜出交睫使之輪回瞭望而時時假寐
肢後可以長久也 上曰夜則不可寐也聖求曰高臨千仞遠
察賊形見賊呼寐亦無窘迫之理況山勢危險千兵萬馬不
能齊上不過五六人緣崖而上豈有不及防之理督戰御史者
當戰時所用而預爲差出使令出多門承傳史官夜巡甚煩
軍兵不得休息深以爲苦若不得已則抽柱摘奸可也內官守
門亦好矣而此輩固執太甚使大將不得任意開閉雖有當
出之人輒爲內官所阻將官輩甚以爲不便矣 上曰言于
內官傳令分明則即爲出送當納之人亦依大將指揮先納
後啓可也但鄉言似好而賊人乘夜登城爲夜警則甚可

憲也晝則使寀也夜則不可瞭也炬火亦爲燃之否 聖批曰
不得爲之矣 檣上懸灯掛出城外則可以遠望炬火則但燭城
內而不燭城外矣 兪 曰臣亦曾爲夜擒奸無立火炬処 聖批
曰當十分檢飭別処則燃灯爲計且沈器成當令出送言于
其兄使之募兵坼內軍兵不及入者盡爲招聚使器成爲討
捕使兄紉漢南弟紉漢並処々令捕使三南軍兵亦有所恃
而得達私兵亦令募聚何如 上曰器成其可往乎 聖批曰
渠願出去矣 上曰能步往乎 聖批曰此処何以騎馬乎 上
曰大臣之意何如 聖批曰大臣則以爲當矣 上曰朕則定將名
出送 李時白請 對曰一閒四大門及諸暗門之後 右 啓
請標信而開門若賊來城外之時則可也今者軍中樵汲無路
且臣所守処如列屛風便於遠望而可畏処則不可不燃火城

外而瞭望可以十分慎密請令小臣親自開閉出入如何 上曰在所不得已則當依爲之㫌亦不可不愼也時白日避乱士人尹珍者來到城外堞卒之兄亦到城外號訴而不得入不信之人所當詳密如此之類不可不納且昨日則都監馬隊十餘人到門請入而亦不得納極爲可悶覘賊勢則三処之陣皆不多審察其所爲小臣所守処極爲危險而有一処暫平故每屯聚於此其意專在於南西門也故郡亦爲設陣夜則宿於松田每朝半出此処半向故郡今日合馬步老弱三十人直向京中似是迎待後兵也㫌以此決雖犯城矣 上曰賊雖如此在我之道不可不備內官史官摘奸而還皆言守備甚疎云何以如此耶時白日專力信地而東西門似疎矣小臣帶從事官二人而小臣有病故使從事官及軍官達夜巡更而猶或有睡者晝則步夜不同故只令二人瞭

望其餘則相遞就宿矣且原州營將馳報則不來而聞其賊合
戰云今可上來而尚未到想鄉人不知道路故小臣別定三人以指
路送之全羅勤 王兵亦不日當到倘過十餘日則事有可望矣
仍泣下嗚咽聞 世子自請之說軍中莫不解弛伏願自今切勿
言此也八道勤 王兵不日當來曾不一戰而有 世子入送之擧
耶今日之入此城曾所不料也故平時請添軍兵而不為收理到
此地頭悔將何及城卒雖少豈無勤 王之兵而當事者敢
為是說誰其首事者當可盡誅也 上曰勿煩如是聞城堞
有全不分排處云如此處詳察充立可也 廣敬曰月黑之後則
深可慮也時白日懸灯而向城外則只燭城外不見城內軍
法以此為尤好矣出城之士許令自募而臣之所守處敎為信
地故小臣約軍中不為出送必待賊兵自來而擊之矣 上曰

兵家之事當臨機應變十分詳察爲之稱以自募而至於空
堞則甚不可也時白曰城堞空矣請退廬敬曰信地將帥非標
信則不使難也 上曰已自體府傳令收來耳廣敬曰督戰
御史亦勿使任意出入 上曰相通出入不得任意下來事言之
朴漢請 對啓曰今日 下教事已爲捧招而軍兵稱踈處則
無條軍不得充北門鎖鑰改造事已送匠人韓景仁已爲給
料呂州色吏則決棍閑坐軍兵則分輕重決棍呂州兵三日
粮亦爲處置陰竹等官失資軍兵分守信地不可招來收使
明日放粮於堞上信地自募軍不許下來收無屬處人三十一名抄
出代送濟州人送于東小門不在信地之八名及雜色四人朝官並
三十一人方聚待 闕門外聽 傳教後當分付還送矣 上曰
善景曾曰堞上軍士則令督戰御史讀 教書諭之矣此處則

令何人讀之乎 上曰此処有何如人乎景曾曰此処則只有士大夫而所啓人等矣須 教書人〻明知絶和之意矣 上曰問于大臣以來瀗曰同城之人無不激勵出萬死之心雖無教書豈不感動但外方則不可不頒而今日有 旨不及此事誠爲可恨 上曰徵兵有 旨亦可送之乎不可以一張送之書牧張令送爲可景曾曰一道各送一張矣瀗曰似聞忠清道軍兵遇賊多獲云理勢似然矣景曾曰然則出外問之乎 上曰城中只有百官雖不曉諭可以知之然且讀諭乎只諭堞上軍兵乎問來瀗曰觀此城形雖鉄騎万無一時上來之理其所以上望月峰及南擊培越遏者所以感此城中人也設使賊兵潛諭一隅而入不過步入失馬之胡將何爲乎臣故曰不爲撓動則万無可爲之理而但軍士凍餒持久則難堪是可慮也 上招

金蓋國曰斬賊若給銀五十兩如何對曰中原則如此而此來銀子不多不過二百頭之賞何以爲之 上曰初頭則依約給五十兩後日不足則減之如何蓋國曰後日當給幾何 上曰給三十兩蓋國曰亦不過四百頭之賞體臣則以爲十兩亦足云矣今聞二名已斬賊云自何處給之乎 上曰自内給之銀兩姑在於内不足則當下教更入之矣當給幾兩蓋國曰先給二十兩追給三十兩何如退去

上謂景曾曰出入輒拜有弊此後則初番入來時外勿拜可也

十二月十九日

上在南漢山城 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安 答曰知道○世子宮問安 答曰知道○備邊司 啓曰城内居民鮮少募入之人皆是凋殘本州官吏奴僕數少無形而即今内外不通軍中大小種種策應之事悉皆責辦而又非預先料理之事許多負役軍

兵接寓之際自致擾害之苦似當有別撫慰之擧城内
居人限五年一結免税復戶其中勤苦表著者賊人則免賤
良人則別撫諭賞事各別掛榜知委俾知朝廷德意何如
傳曰允○御營廳啓曰今日急務莫如召集八路兵馬以爲外
援之外召集之策專在都巡察而昨送備邊司公事傳致云
難今者本廳軍官中募得壯士閔汝龍申佑命閔承彪等
三人昨日出戰時亦先鋒深入者其中閔汝龍直犯賊幕奪
其幕中之物已立之功不爲不少此人等又欲去沈器遠處所送
文書某條傳致云今作三件書三人各授一件既已出送矣依昨
日事目爲先除職以爲激勸之地宜當盖汝龍前虞候閔廷
鸞之子也當初此城 殿闕廷鸞專掌其時汝龍隨父到
此詳知形止且爲人忼慨忠勇可合此用敢 啓傳曰依 啓

○內醫院官員以都提調意 啓曰內酒房所用銀古兒里盖具
官員下人步來時以完物負持爲難打破取便艱難貴來云移
送該曹以軍賞之用爲當敢 啓 傳曰依啓○御營廳 啓曰
自願出戰者令明砲殺只是十三人自言放中者幾至二十人半日
詰問終不得其實故不得已當初次知所募人姓名都目以上雖不
得一從事目論賞臨戰之時其盡力爭先少無輕重不可強爲分
等致有一分憾意輕重間一體論賞之意惶恐敢 啓 傳曰
依 啓○下諭于江華留守張紳檢察使金慶徵副使李敏求
等曰賊兵圍逼南漢今已六日君臣上下寄在孤城危若一髮而
外援不至通諭路絶卿等將此岌岌之意自其處急速傳諭于
都副元帥及諸道監兵使處使之星火赴援前後合擊期於勦
滅以救君父之急且本府防備諸事各別檢飭津頭渡涉切禁

雖人俾無一分踈虞之患慕得死士某條回報○傳于體府曰
逢箭軍士送醫官見之則已死云其妻子恤典錄用事置簿
埈紗欽奠事亦爲埈行○傳曰前萬戶李成翼力戰殺賊
極爲可嘉即陞堂上○備邊司　啓曰即見留都大將沈器
遠狀　啓則其所器成留都副將差出之意已爲啓請　允
下而奔波之際遷已隨　駕今在　行在所戶曹參議南銑以本
曹檢飭事適到京中以南銑代差使當云依　啓施行之意
敢　啓傳曰知道又　啓曰左通禮李先春危急之際欲爲故
見老母情理切迫許令歸省而慕粟一款姑覗前頭時勢處之
宜當敢　啓傳曰依　啓○備邊司　啓曰即令招集外援一
刻爲急賊兵遮絕傳令無路沈器成將以招討使　啓下出
送而手下無人則亦難成形伏聞楊州牧使李惟聖遞差沈器

成差下蕪察招討之任何如 傳曰允○左議政洪瑞鳳 啓曰
臣與馬胡遇於山腰班荊而坐者已踰時矣禀煩招見與臣
已再 啓矣通於崔鳴吉者一矣招見與否有何難事而尚
無皇白視此氣色頗以爲喜且此邊事速決然後彼邊亦
易矣所謂王子已到于此見此事端後以爲進退云即令議処
不勝幸甚○四更 傳曰史官四員待命巡城内摘奸○午
時 上親巡城上自北門至北曲城而止乃 還宮○有政沈器
成爲楊州牧使邊以津爲軍資主簿李禬爲芸文待教文
載道吳士偸爲軍器正柳應時爲軍器副正李元老盧㵾
黃沾鄭文暐爲司僕副正李武臣李厦大李森梁應濓
爲軍器僉正金德閏朱德豪文景叅安應運金德純爲
軍資僉正朴寬進魯應賢安舜民李璿韓忠後爲司僕

僉正林應湛鄭尙古成穀爲軍器判官洪順性權昰金覲爲
司僕僉正盧潤達崔挺海金應天爲軍資判官李信民
爲司僕主簿李成翼爲折衝朴翰男爲都摠都事李楷成
振昌金有舜高攝趙中一李東益李彦玧爲武兼宣傳官○
李曙請 對啓曰南擊台寂爲信地而以京圻軍兵排堞甚
迂闊具宏所守最爲險处以都監軍排堞今當擇精銳爲
遊兵以爲赴援之地 上曰然則易之如何曙曰臨亂易陣不
可協守使李景曾所選士大夫依蒭人之規分排於諸堞除出
真卒爲游兵如何昨日臣放出四十餘人合戰進退頗有節矣
上曰胡兵幾何曰五六爲羣或七八爲隊矣 上曰自何門出兵
乎曰出自北門矣昨日聞忠清兵使李義培率軍上來再送
人不得達体府欲得壯士往爲分付臣選出嶺東砲手十二名送之

矣朝出二十八人逢賊大戰頗有所獲一人貪功爲斬級而遇害一人見
失今夜還來矣 上曰胡兵今明死者幾何曙曰一處四名見殺一
處六名見殺矣具我軍見賊小無怖色深可喜也 上曰壯哉當
賞幾何曰其中々賊而亡論如一若五人當激勸名宗也若有事
變自上當出御將坮親自督戰賊雖入城無足畏也自 上須預
知之 上曰三南軍兵雖 上來不來知抵向沈晃遠處急々送人何
如曰臣已送閔廷鸞之子送于沈晃遠處使自彼通于各路矣
上曰御營軍最壯矣公論的以爲中若當加賞雖不得獲中
者亦當差賞當給幾何曙曰似聞其賊甚爲零星云縱
兵擊之如何曙曰周圍四十里之地無一處間斷其賊甚多矣
豈有零星之理乎 上曰惑矣豈無一處間斷曙曰不得已則
當路出擊外兵不來則雖斷復續無益於事而徒斃我軍

豈不措守　上曰諸道兵使中能奮不顧身而赴難者誰歟
曙曰人心難可預度閔廷鸞之子溟以爲急每欲挺身出戰
而臣姑不許出以待徐徐矣閔栐年少有才足可使也李義培
雖無將才頗淂軍心亦可上來許完年老難恃也　上曰渠輩
其知乎入此城耶曙曰小臣軍官來言外方皆知　大駕入城
矣忠清兵使昨日雖未達今日或可入來江原道軍兵至今無
聲息極可恠也　上曰道路已阻何以淂達乎曙曰出身中募
淂壯士須布各將似好　上曰昨日討賊之後列處烽火依旧乎
曰依旧而小臣所守近處最爲多聚蓋欲絶坡郡及漢陽之路
也　上曰今日亦令放軍出戰如何曙曰食後當視勢爲之而恐
有失軍之患昨日應募者亦甚多而未爲出送矣　世子曰閑良
則給料如何曙曰具宏所守處越邊之賊夜來或斫木或芟草

云其外極為臣今日出城中所備軍器送于具宏處矣景曾曰
銀子當給級何以不為斬級㨿只給十兩從征者給一二兩其中或
有願得戰帖者給之 上曰從征者給二兩有獲者給二十兩○金
蓋國請對啓曰臣忝在備局以捕得零星之賊無益於却
賊之大計利峴為賊所㨿此為南方通路處臣意若奪㨿利峴
則三南之路自通而渠無着足處是宲扼其吭也且城中必有
援應之舉勝後外兵可以有恃而進臣以此意言於体臣則深
以為勝而以放出城卒四百人為難此則不勝我若奪㨿彼險則
賊當專力於彼城中可以無憂也 上曰自此有通路處乎蓋
國曰由山脊而往則無可阻處縱有零星伏兵何難擊之而進也
上曰善招都体察使以來景曾曰其言好矣而但分兵則恐城
內虛踈也 上曰利峴長廣遠近如何由山脊而可相通乎若是

三南來會処則真是要害也趙壽益入來曾望見昨日合戰以其所見詳達 上問所中之賊分明墮馬乎壽益曰賊矣白晝對敵畧無畏色真壯士也軍情則以爲官爵不足望也賊不可不施賞典也 上曰方爲論賞耳聞李曙之言則當賞者几至七八十人云此來銀子甚小不可遍給何以爲之乎壽益曰其兵中殺賊者五人則給五級之賞使渠輩自分之如何領將則出身云給爵似好矣塗曰渠雖無斬獲既以領將出去給爵無妨已令主將查報依所報施行何如 上曰無財力不可多賞徵則不足以勸士何以爲之塗曰殺賊者給十兩從征者給一兩太小矣朴潓曰小臣之意不能殺賊不必給也昨見軍情自募者甚多雖不給賞不患無募者矣 上謂塗曰卿亦聞户判之言乎對曰臣亦聞之真所謂扼其吭也形勢極好而但臣

之所憲者若欲奪掇則所送軍卒小不下四百名而必須擇精銳
之人不但城中之事似為虛疎賊若以大兵臨其処則敗衄之患
亦可慮臣意湖西軍兵今明當到諸道軍兵亦必鱗次入來
外勢稍振而徐為之計亦未晩也李聖求曰不肸小〻屯賊可
以縱兵急擊使賊不敢肆也安可專事守城而已乎塋進前
啓（承旨史官亦不得聞）聖求曰臣意以為銀兩賞給事計兩分給似
為細瑣只定級価而都封五十兩或百餘兩分送名將官使之分
給而無減似便送于廠銀則自當量切勞而給之蓋既無馘亦
難可明知必其將官問于同往諸卒查其虛實而給之則無冒
受之弊矣潢曰既無馘不須差等混給出紙若名二兩如
何 上曰中賊者當給十兩也其中雖不無詐人豈可以此而並
棄不詐者乎聖求曰然則短紙之類不必給也沈器成進曰小

臣既承招討之命當乘暗出門變服潛往與臣兄同事
矣未有朝廷事目敢請 上曰得砲手以出小小零賊擊排而
前進晛成曰若騎馬則可以如此而既無騎馬勢當月黑後
乘暗前進矣且無與共事者司僕判官權澺從事官
陛下率往何如 上曰欲俟月黑則定於何時出去乎當往
幾里而路通乎晛成曰若出二十里則可以登山得達矣瑬曰
城中出入之人亦不可不謹其出納也 蓋國曰本城形勢臣時
未及見今日當欲往見耳此雖非臣職既忝備局不可不一
番歷略也 上曰依為之景曾曰沈晛成請令速去如何
上曰速為出往通此急報可也晛成曰臣將出往矣別無可
教之事乎 上曰予有何言但事至罔極速為來援之意諭
之可也灌曰江原道軍兵頗精砲手亦多而不日當來速為

領率聲勢相倚則豈偶然哉且鄉兵亦必有奮起者諸道軍
兵上來者因晝夜收聚可也檢察使二員俱入江都而尚無聲
息極為可怪晃成曰不用命者雖守令亦可先斬後聞耶
上曰出去依此為事自可也漢曰援兵亦當至矣今日行賞勸
勵前二縣屯賊繼擊可也一向退保終有何為瀅曰請約城隍
祭 上曰依為之 上問景曾曰晃成可以得達乎對曰晃成
其步如飛不患不達矣 上曰兩班何能步如此耶然則可以得
達矣○崔惠吉請對 啓曰小臣協守北門矣其處雖頗險
阻猶有可緣處且以郡在其內倉穀尚多賊必專力於此而
軍士分排甚虛疎且只排砲手全無射手臣以此意言于大
將則答以軍數不足云士大夫奴子覓給軍兒使之同守如何
景曾曰士大夫奴子分排事協守使自可任意為之何用

至於請　對乎惠吉曰此時激勵將士爲急昨日戰士多輕
重施賞何如　上不答退出　黃一浩林墰請　對啓曰渠方
陣山底爲疑兵自我亦請依古法放出游軍出沒爲疑兵
如何將士之意皆以利在我速攻欲爲速戰而渠則爲持久
之計矣臣使人覘之諸陣之賊皆爲藥人燃火有若留屯者
而聚會南門外山底閭閻云此時不可失也先攄北山有建
瓴之勢將士之意皆欲下去一戰請抄御營及別抄合具仁
垕李廓定將出擊似好矣南擊始前衆爲平夷伊賊陣
其近處而使一枝兵擧旗若將向南門者然其意似在南擊
始耳臣欲穿坑爲陷鋪菱鐵於城下而陷坑則地凍難穿李
曙曰以釘穿之則似好云若得炭三四石可以作釘而得炭不
易矣林墰曰臣所守處路雖少平然二騎之外不得兼進且

有坑塹似難馳突因歷擧形勢以手畫地為標而白之且曰
昨日則有必犯之形軍兵將官曠日持久而少無觧怠咸思一
戰而終不犯只有一人來見形止而去此甚可疑也臣細察其形
勢兵不滿數萬矣 董一浩語多支離因問 上曰蠟書得達
耶 上曰何以知之穿地陷事着實擧行一浩伏曰請得炭三
石 上曰此事予何以知之乎何不問於体府耶一浩退出
上謂景曾曰賞職除授事吏兵曹何以趂不擧行耶對曰
已為分付而當知將官等職秩高下然後可以授職故未及
為之耳 上曰雖然豈不及昨日成貼乎墠曰摠戎使放出四
名為城外巡邏而不逢賊兵云自今為出入之形示賊則賊必
畏憚而不肆矣具仁垕於今夜亦出十五名结屯暗門外有
若藏兵者然蓋欲使賊夜間恐懼而不敢近也小臣主南門

近処而少無可畏事今夜亦滅火待之而無一人近城必有所
懷而然也 上曰仁厚之軍爲捕賊而出乎欲爲起兵出乎
墰曰軍卒自請出戰故仁厚亦生出戰之計矣臣則以爲不
可輕易処之而仁厚切欲出往征之耳○以吏書賞戰事景
曾 啓曰有宗戰者陞拜高戰後即爲遞易作闕則并
其本戰而失之以新陞戰爲宗而本戰則以無戰下 批何如
上曰依爲之○墰不知昨日已爲宣 諭請亦賞典之意
上曰已令承旨頒布矣墰曰將官等不見承旨云矣 上招宣
諭承旨韓亨吉詰之亨吉對甚悉墰曰然則小臣必是未
及聽之軍士矣 上使改書以諭○上謂承旨曰李曙戰軍當
賞者何不書送乎景曾請出去問之退出○李曙請對
上問卿往見合戰形勢乎曙曰東南合戰則已罷矣當時

臣親往見之越邊大山賊兵多聚臣與具宏議出兵三四十
名鱗出百餘名使之進前戰仍以手畫地陳其形勢曰有
砲手一人追賊以石投賊。舍馬而遁遂奪其馬而來因陳
我軍解圍突陣之狀曰軍兵驍勇不可當也奪馬入來之
後旋即還出終始力戰此人則不可不重賞也　上曰壯哉
當重賞之暘曰小臣軍官李先春掌主砲樓之事而出去
未還矣　上曰予當親往觀其形勢且示賞典景曾責
暘送一浩請炭事暘謝曰吾果使之矣　上曰卿終始主幹
此城凡事詳爲指揮使不知形勢者皆得曉知可也且此
城有甲冑而何不分給武士耶暘曰我國之人不閑著甲故不
爲分給矣今當分給伏計　上曰城上將士不可不給也暘曰
城中之卒不可遍給當給水原軍馬矣且南擊曲城未修

処請別爲堅守 上曰鄕可令付也 世子曰扶輦砲手等聞
有出戰之命亦莫不踴躍爭赴云矣 暘曰賊兵若大來則
合戰之時其數必多而不滿七十餘騎其數不多蓋可想矣
上招楊州牧使沈兕成曰何時當往守對曰出去之人爲賊所
阻沘〻還來臣亦不能自定矣夜行晝伏何望其無故得達
耶設或得達不成貌樣有若奔竄之人招集軍兵恐不易也
上曰不可如是也當今急務惟在近見勤王兵之上來者使之
出於南路與之來援也見上來人細陳賊之形勢爲可景曾
曰擬陣利峴以通東南路最爲急也 上曰某路中若得
通則幸矣兕成曰步往重圍全無貌樣恐無以行号令也
上曰江都消息絕不得聞某条通諭使之愼守爲可兕成曰
小臣當某条通諭景曾曰江都似不危矣 上曰往彼者皆

書生豈不危乎謂晄成曰江都則送人通之汝則專任通路一
事晄成曰今日不及往則明日可達也 上曰觀勢爲之國
事至此無復可爲須共忠義之人共圖恢復之計晄成曰
臣見外来軍官問之則臣兄已往抱川云當某条尋覓共
之共圖 上曰十分慎行善爲之圖○朴潢請對密 啓刺客自募故有是啓不果送
李植洪柱一李時楳請 對植 啓曰自 上
數爲巡城而臣李不能從今有所懷請達爲臣爲承旨時
以築城不高曾已 啓達矣賊若爲橋而上則甚易登也
自內砲射亦不易也但形勢危峻使賊若上峴而進則砲射
似便矣若田平地蟻附二处則難可射也諸將等亦未及思
矣 巡城時詳問形勢截斬此等形便処如何 上曰更爲
指陳形勢植以手指畫其形勢且曰今雖地凍令士大夫

奴子及排欵処軍人聚右以待可也賊若犯城則游軍既不
足堞卒亦不得舍信地而救他処豈不可慮之甚乎諸不緊
処軍人别爲團聚一処各爲游軍似當矣且使賊若蟻附
於門楼或破門而入或衝火而入之則亦甚可慮若不聚而
防患則必鑿門底埋大砲而諸将悠泛度日置之尋常誠
可爲悶而且城中消息無緣通外是最可悶也洪振道進
曰今日陽智軍兵来言陽智以下人民皆恃和議尚爲不動
云甚可慮也請急將絶和之意通諭如何植曰縦出騎兵
五十餘名亦可衝突賊陣目今城中之馬飢立数日矣皆将
屠食共其等棄無寧定将帥給此馬爲游兵出撃則外路
可通而朝廷以守堞之虛踈爲慮並馬隊而不放至於朝士中
有勇力者亦且袖手而無所爲是猶棄本幹而用枝葉也備

局論說一向懸遠伏願斷自 聖衷速爲之計 柱一曰近來砲手
等殺獲頗多城中人心倍爲激勵誠幸也朕以此雖成大事
必窮一邊道命脉使援兵得進朕後恢復可圖也時楳曰
機不可失也若失此時人心一解則大事難成 上曰以守堞之
虛疎故不得分力矣柱一曰大將軍官甚多何患無事時楳
曰士氣一激以五六而當二十餘賊此時何可失也柱一曰城之險
処不必排精兵士夫奴子亦可守也請抄馬兵給兠成使之突
陣出去如何植曰 廟社主元孫王子皆在江都豈可無分付
之事乎奔問文書不可不急送也設使見獲於賊陣不及城
中形勢何關之有 上曰其言則善矣城中軍勢孤弱若出
五六名或十餘名則可也若至於三十名之外形勢甚難矣植曰
朝士中使之自募則豈無願往之人乎京畿監司李溟亦

願出戰矣 上曰渠若願出則使之出戰未爲不可但恐其
不得出也 植曰都元帥処亦未送人宣傳官中有成俊給者家
壯也使之出去宜當 枉一曰有許穩者亦壯士也 振道曰若壯
士則白晝出去亦可得達 景曾曰聞僧人輩出去之時亦逢
賊不虜矣 上曰然則募送僧人可也 植曰雖出十許人亦
可突擊出往也 振道曰有人自京來逢賊五六名於中途以
大杖擊之而得達矣 上曰京中消息如何 振道曰京中則
晏然矣 上曰留都大將安在云乎 曰此則不得知矣 上曰
然則賊雖抵城渠也孤弱云 想京中之路不至甚阻絶 景曾
曰何獨京路外路亦未至阻絶而不能探知故號令不得通也
枉一曰被虜走回女再昨入來言賊夜睡之時有同死人倘使夜
擊渠亦足當云矣 時楳曰此賊不足畏也 植曰三四十軍卒有

何損益而不為出擊乎 上曰其言快矣兵判招來 上使李植
陳其計於兵判之前聖武曰其其無所為而空坐不如擊之為便
今番新出身人除赴防使之出戰則似好矣植之言似為有理
也但晝擊則我馬不敵彼馬似不可當也夜則可以擊之請出
而試之使沈器成輩試之如何 上曰擇一等壯士出送可也聖武
曰游軍甚少壯士則一人甚閑使沈器成抄各司下人有馬牛者
亦試如何植曰沂伯亦欲出去矣 上曰沂伯果欲出乎聖武曰必
發忿之言也年老無才何可任此事 上曰若欲排軍當用幾人
京路似疎可先開道聖武曰西門外坡郡之路先可試也 上曰
和親既誤人矣方外之人誰肯上來時棋曰事所以誤者和字
之害也聖武曰勤王兵若已上來則豈可不為馳報而往先
退去乎 上曰勤〻王兵何間當上來乎聖武曰聚集之間恐

而遲延數日前似當上來而都元帥尚不來援極可怪也植曰
元帥処何不送人耶聖祚曰因黃海道人自募者催促已三度
矣豈有不達之理 上曰使各司下人加募以送如何聖祚曰各
司之人皆不自募是可悶也肰三度催文豈有一不得達之理
乎天時效順軍卒用命恢復之勢可以圖之也今日若又捕賊
則士氣益倍漸次加出以擊大陣則事可為也時楳曰擒奸若
頻軍士晝亦不自息類以為苦矣 上曰晝則不為擒奸矣聖祚
曰此亦不知之言也軍兵足指凍裂鄉躅不得睡非緣擒奸而
不睡也 上曰出送軍人諭以還入則論賞之意可也江都之奇
亦不得聞深用畜畜聖祚曰聞六日之前賊兵尚不到露梁以
西云若一路得開則諸道次次可通矣桂一曰近來月已黑矣意
外之變甚可慮也城外埋伏事預為舉行如何植曰伊賊已知

製造雲梯甚可畏也時楳曰預戒軍兵使勿出怯肷後可辨
偶人與真人矣植曰潼關陷城時馬亦踰入云矣 上曰寧
有此理植曰若其城不高故如此矣時楳曰各門鎖鑰亦稟
大內而開閉恐以此而誤軍機也 上曰已令變通矣 上曰
注書出去招朴潚以來時楳曰廟堂失其体貟紛紛不定軍
情皆願得金尚憲而鎮定矣景曾已爲 陛下鼻時楳曰
尚憲之能以靜制動伏願自 上一聽其策而勿爲他說所動
如何景曾進前密啓 上曰委寄重諸臣其大將而凡事
不能成貟樣何以如此景曾曰渠輩亦豈不欲盡心哉事
出倉卒器械未備心神驚散不暇周旋矣外人皆言此賊強
悍不及倭人若使其高彥伯韓命璉者在不難突陣而未聞
有一人擔當者蓋秩高之人培養自尊而年亦已老筋力未

及收厭也〇朴漢入來 上曰大言軍士等晝亦不得睡云厭守漢曰巡飭若甚多故不得安也 上曰無乃巡飭無節乎且地形平夷處形勢可畏聞伊賊方造雲梯云應變之事不可疎忽也聚在幾何耶漢曰軍卒零星力不能多聚矣 上曰緊處則不可不多聚也定送軍官及本官下人十分着實為之漢曰請令本府從事一人專掌其事 上曰依為之且北邊亦有緊處云矣漢曰何處不緊元斗杓所守處多定御營軍故皆為自募出戰其處最疎矣 上曰御營軍最精出戰者還即排堞可也漢曰渠無軍官不能號令請以侍衛壯士除出為軍官如何 上曰侍衛亦不可孤弱姑給十餘名可也緊處聚在事不可緩也定送從事官十分着實為之李厚源鄭雷卿請 對厚源曰小臣掌南擘堞與南門矣前已

啓達添兵目今排堞似爲不少而京圻鄕兵寔不足用自南至東
防備最踈西北則地形絶險雖無防備賊難飛入請以訓局
砲手推移授排如何　上曰旣已令軍今雖迁動雷卿曰小臣
與學源同守一処矣受敵之処莫如南擊坮與東門而守備甚
踈且旣有砲壘則當置大火器而曾不預備今雖辨辦則
衝突之患迫在朝夕臣意西北最爲不緊若使元軍盡數
移易則彼必有辭矣隙出若干與之相授有何妨乎　上曰大
將安往而甬等來言乎朝見李曙則以爲無虞而甬等之
言與之相反何耶且朝者業已加送砲手未及往乎雷卿曰
砲手雖來其數甚少若欲堅守一堞當不下四百名矣且今
番令軍擧爲誤処甚可慮也　上曰當初令軍何以如是
耶不問於李曙而令之者亦何故耶　遴曰今日授易亦何妨

李厚源曰雖不多得請加定抄軍七十名都監軍三十名如何
漢曰此則決難從也 上曰其處最緊故如是言之耳厚源
曰臣之信地比他處最廣且緊不可不優遇也 雷卿曰昨日分
醬菫給一合而亦不遍賜若加得八斗則亦以均給矣 上曰
何不於昨日即言耶厚源曰分給之時方合戰戒嚴故不及
達矣 上曰除煩說話今日更為遍給可也且軍情如何雷
卿曰最可恃者軍情也 上曰士大夫所聞處雖有惡心豈
敢發口必密察朕後其情可知也雷卿曰有一事可以易知
者當初六十餘騎之逆戰也李曙姑令勿出而爭先出戰於
此可知其欲戰之心厚源曰人和地利千万無疑矣漢曰城險
如此故人心不動此可喜也雷卿曰今日戰亡死者四人而有砲
手梁承龍者最為忠義之士方與賊搏戰而賊二十餘騎猝

至圍之承龍跳出放丸殺三四賊追擊至山下為後軍所襲乱
斫而死極為驚惨其外五六人亦為中箭云矣 上曰何不馳
報也雷卿曰岩谷間匿伏者次次入來時未知孰故不為馳報矣
所謂被殺人中二人不至絶命而萬無生道其餘中箭之人方
置傳舍 特送醫官救療以示感動之擧如何賊之被殺者亦
二十餘名云矣 上曰豈至如許之多乎雷卿曰非虛張也濃曰
侍衛之士家為虛疎李曙所率別武士十餘人使之侍衛如何
上曰予非以侍衛為慮也欲得抗戰人耳雷卿曰此見軍情皆
欲大擧出戰此則決不可為也小小賊人頻頻抄擊則渠必圍聚
道路可通因以待援兵之來可也覘其馳突之狀難以孤軍可
當也 上曰軍情雖如是言之亦豈可輕易言之乎雷卿曰羨
鉄禦賊之良具也當其馳進也一馬顛仆而墮落及其回也

六

諸馬皆塞矣　上曰朕手厚源曰圍守城内而外援隨至則軍
情自當百倍此城形勢已成負據伏願堅定　聖意勿爲撓
動且覘賊桉甚少分明以一軍回轉而蔔人之狀亦爲明白前
驅我民以助其勢矣不然則今日之戰豈不大張威勢耶
殿下之入此城寔胡自亡之秋也　上曰自今當一意爲之而但
聞四人已斃云極爲驚惨厚源曰今番將士請令論賞
上曰論賞亦不可爲之死者尸身不可不欽葬其尸可得乎雷
卿曰在見殺処矣奪馬之事不至甚壯而見一人逐賊奪騎而
来軍情無不踴躍矣　上曰朕手願見賊頭也厚源曰分軍
之事何以爲之　上曰當初既不善処何以爲之援砲手當幾
人耶雷卿曰若得百名雖不足猶可爲也沈悅請　對　上曰
國事至此卿有何謀策耶悅歔欷曰小臣近以肚脇之痛一

不得入侍而事機至急欲達所懷而來矣此城形勢極為險阻東
南之間有一高峰俯瞰城中賊兵必欲由此犯城四門之中此處緊
地不可不別為添兵也此賊自前攻城之時必驅本國人物牛馬為
前鋒使我人虛發矢丸然後急攻陷城此事不可不預知也且東
南門之間必多置游軍然後可保防禦也今者城池雖好而兜
城未備粮餉將竭賊若持久四出搶掠使粮道阻絶則將有困
極之變請 命餉臣十分料理且未知城中積粟幾何而百官散
料以未給之臣意百官則無不率奴雖給皮穀亦可舂食軍
士則不可給皮穀也往此孤城事勢危迫募得此地壯士急由山
路下 諭江原道監司潛師夜行則可以得達都元帥及下三
道監兵使等處亦命取路水上勿由直路免為賊兵遮絶如
何城堞軍士長立晝夜目不交睫今已五日所啖又不得充腸

其幾何不爲自盡也臣意令百官晝守軍士夜守可也且使
老病百官晝夜守城亦非長久之道也　上招戶判曰沈悅言
百官之料當以皮穀給之云矣蓋國曰百官之料一日以二七合
磨錬半則以米半則以皮穀矣悅曰小臣所達皆已陳之蒭狗
而入城之後初見　君父故敢達所懷矣蓋國曰扈從之官不
關於守城者皆稱扈從此輩姑不可使之飢也斷料亦極難矣
悅曰下道粮餉速爲收入如何　上曰何以收入耶悅曰收郡之賊
甚爲零星豆尾之山勢甚高夜縱勇士擊其屯賊輸致山上
次〻運入則有何難焉　上謂戶判曰此言如何蓋國曰其言
甚難行臣所以請拋利峴者蓋爲此也　崔來吉請　對曰如
是空坐將何爲乎孤城受圍粮餉已竭利峴之拋不可失也
上曰利峴之路何以得拋乎來吉曰某條拋之可也安能盡亡

空坐乎悅曰運餉進兵必由上游形勢然後可以得達矣来
吉曰軍料則不知當支幾月矣目今芻草已絶馬將盡斃將
復爲乎蓋國曰聞人多有賣馬者云以後日給価成帖以給取
其馬殺以餉士如何悅曰收城中得釜鼎置於堞上每値寒朝
則計軍數以一升粥饋二名如何　上曰此則勢不可爲也来吉
曰安有如此可悶事哉賊若添兵則何以爲之耶悅曰臣之所
憂者東南隅也大將駐彼想不虞疎然南垢越邊峰俯瞰
城中被虜牛馬盡藏於彼云深恐賊此爲先鋒而進迫矣
上招朴潢以沈悅言告之仍　教曰南擊垢近処當授百名然
後可守云當初何以不聞於知事者如是誤了耶潢曰業已
加定矣且今者又爲接戰砲手等爭由暗門而出若不知其
數矣　上曰以精易粗人情必不悅然彼邊專爲受兵之

地而御營軍都監軍皆排歇處故人言如此也漢曰西北雖云
險阻故郎往來之賊亦爲甚多不無侵犯之患故已遣自募
軍爲防備之具亦不可輕遽至此也蓋國曰夫軍機有三粮
盡矢竭兵疲也彼所以如許者欲我之有三患也今以小小軍
兵晝夜不息貪目前之小利虛發既多則將來大軍無以防
禦故守堞之法以專守城內爲貴不爲出戰矣漢曰其言甚
是也景曾曰今見元斗杓書 啓應賞人等將官則欲得
准職告身閑良則願得守門將部將等帖賤人願得兼司
僕羽林衛之帖以爲誇耀之地而銀子則不願受之云矣且見
一賊而衆砲齊發雖或中賊不知某人所中云此語似然也私奴
則欲爲免賤云而免賤則其事太重 上曰免賤則太重良
人除禁軍領將除職公私賤給銀可也景曾曰良人京砲手

無不爲禁軍者矣 上曰送銀於將帥使之參酌分給景曾曰嶺南軍皆願得內禁司僕帖矣 上曰然則私賤何賞之澮曰良人以戰帖賞之則銀子有餘私賤則各給五兩銀如何 上曰賞格事趁今日爲之先鋒力戰者一体施賞從援者當有差等已得戰帖者次次陞戰如內禁衛則除守門將守門將則除主簿可也 蓋國曰沈悅欲輸首尾之穀以慮得矣然古人則一邊合戰而一邊運粮矣今我國則軍勢甚弱難可運粮也設使出送軍卒一人不過負米六七斗而若逢要擊則并其軍而失豈不甚悖乎且聞宣傳官自忠州來利川之民亦聞和議而不動云甚可慮也不可不急速曉諭 上謂景曾曰京砲手則給粮領將則除戰可也出外磨錬

十二月二十日

上在南漢山城○大殿政院玉堂二品以上問 安否曰知道

世子宮問、安否曰知道○下諭于都元帥金自點副元帥申

景禛曰南漢被圍今已七日予在孤城危迫已到十分地頭聞

卿已領大軍來抵圻田云急急赴援以救君父之急且道路阻

絶通諭甚難自卿処傳令諸道監兵使星火來援京圻列

邑亦宜各率鄕兵勤擊零賊或掩襲大陣期於隻輪不返○

以蠟書 下諭于公淸監司鄭世規兵使李義培、全羅監司

李時昉兵使金俊龍慶尙監司沈演左兵使許完右兵使

閔栐等曰賊兵圍逼南漢今已七日君臣上下寄在孤城危

若一髮汲汲之勢卿可想也即聞西北諸將亦皆領兵來到

載甸云卿其星火馳赴前後合擊期於勤滅以救君父之急

且今送諸处有音或不無遲滞之患卿其急〻傳送○献官金
尚憲 啓辭凡祭享犧牲皆當用牲而昨日城隍祈祭
犧牲以牝牛牝豕進排若使改備則事勢未易日又昏暮
祝文已填不得已所進排者仍用殊爲未安當後進排官吏
待事定後推治何如 傳曰允○下諭于江都檢察使金慶徵
曰賊兵屯圍十日城中累發精砲四面勦殺取獲雖多而
無退兵之期本都防備不容少忽下三道舟步急徵集一邊藏
置戰船以待且三江冰解則事多可慮凡事卿共留守相議
善處且諸道監兵使处募死事通諭急〻赴援事已爲 下
諭其能得達耶在此孤城日望援兵之至星火傳諭以救君
父之急○兵批以梁承龍爲訓鍊院主簿金福龍爲守門
将○都體府 啓曰去夜巡羅捉荒唐一人問其根着則城

堡所守廣州抄軍也以妻子推尋事迯出爲言此時守堡軍
卒離了信地迯亡設詐之狀極爲過甚梟示軍中以爲懲戒
之地如何　傳曰知道